

東北新報



1940

司馬天森

大地文藝叢刊

大地文藝叢刊之一

粵北散記

司馬文森 著

大地北社 編

大地出版公司總經理

木刻
梁永泰

封面
郁風

粵北散記目錄

題記	一
一	一
黃花祭	一
仇恨的種子	一二
六月的羊城	二三
橫鏡者	三〇
二	二
野火	三六
夜之谷	五〇

— 1 —

三個女壯丁·····	六四
戰工第八十三隊·····	七八
來自東江的童話·····	八五
鄉村自衛團·····	九八
少年隊·····	一一〇
滄江的水流·····	一二〇
一個戰時工作隊的生活雜記·····	一三六
曲江河畔·····	一五五
卡爾曼在曲江·····	一六〇

題記

從一九三九年三月，到一九四〇年二月，將近一年中，我一共寫了近十三萬字。這十幾萬字，有三分之二是連載在文藝陣地第三和第四兩卷，其他的則散刊在一些綜合雜誌上。文章雖然每一篇均可以獨立，自己有自己的內容，自己有自己的結構，但因為既交給文藝陣地連載，同時照自己的寫作計劃，又想比較有系統一點的，表現某一角落在某一個時期動盪的過程；因此便隨便的替自己起了一個「粵北散記」。

我寫粵北散記的動機很單純，因為自己是在廣東部隊中工作，並且有極多的機會去呼吸這一個動盪中跳躍着的氣息。這氣息曾使我懂得更多世故，學會做人，使自己從狹隘的世界中擺脫出來，使自己成長了！日子雖然過得不長，雖然只有一年半光景。但是它對我個人的影響却非常之大，我珍貴這一段日子，我十分的熱愛它，因此我願意把它

紀錄下來，替自己短短的生活行程留一點痕跡。

其次，我覺得我們這次的抗戰，其意義非常重大，可以說是幾千年來的一件大事。在這件大事中，每一片斷，每一細節的紀錄，只要他是真實的，都足以作為歷史紀念碑的珍貴材料。自己既幸而生活，呼吸在這動盪的氣息中，且又是自己能力所能及的，替歷史留一點痕跡，供今後抗戰史家的參攷，似乎也很應該。

我對於粵北散記的寫作，完全是採取散文形式的，寫作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有的從一個地方所發生的片斷事件出發，有的從一個人物的批判介紹出發。而發表的前後也不一致，要是人家在寫作和發表時，一定要從淪陷前的廣州寫起，到淪陷時的混亂情形，到失陷後退到北江情形，一直的寫下去，我却不一樣。在這一段急劇的變幻中，我雖從頭到尾都參與其中，但我覺得能從其中抓住某些特出的事件來表現，雖然僅是些細微的事件，似乎更有意義些。因此在某些片斷我認為有把握，可以寫了，我才動手寫，沒有把握，不能寫，我就不寫。不過在編集我單行本時，我却也顧慮到這一點，要是讀者

能把這本小東西從頭讀下去，一定會看出來的。

這集子雖然名之爲粵北散記，却只有我現在所寫的散記的一半，這原因很簡單，十幾萬字集成一冊似乎太大了一點，且文章的表現方法也多少不同，有些朋友讀到我的散記後半部，說我的許多文章，已經不能用散記這名稱來包容了，換一句話說，散記的範圍是太狹窄了，需要更廣寬一點。我聽了之後，覺得很有道理，因此決定把它分成兩冊出版，這是第一冊仍名爲粵北散記，下冊名尙未定，當這一冊子出版時，另一冊子也許已經付印了。要是有可能的話，我倒願意把這兩冊子同時獻給讀者

作者於桂林

一九四〇年二月

黃花祭

從家中起身，已經是九點多鐘了。

天氣陰沉地，微微含着雨意。

在一條寬廣的，擁擠的街上，我走着，朝向黃花崗的路。街上，紛擾地飛馳着致祭的車輛和人羣，兩旁插着的盡是紙製的青天白日旗和紀念燈籠，在微風中招揚着；在十字路口，像公用車的站牌，成排地插着美術畫牌子，它用色彩和線條，配合着簡單的文字，告訴市民們：紀念「三·一九」的意思和我們的要求。年青的宣傳工作者，用粉筆在地底下寫着標語，不到幾分鐘後被車輛的輪子帶走了，於是又有第二隊照樣的寫着。流水般的汽車膠輪子，不住地飛走着，帶走了他們的標語，他們也以同樣的精神去填補書寫着。

雖然低氣壓的廣州天氣，是沉悶的，倦人的，但在這兒生活着的人們都沒有倦意。街道上的幽靜被破壞了，到處是旗幟，花圈和行列，一隊雄渾的隊伍走過了，接着會有第二隊去填補留下來的空隙。嶄新的制服，配合着整齊的步伐，靜默的通過街衢，朝向先烈的墓場。全副武裝和非武裝的，混合着走，但他們却一樣是年青和興奮。華南已經在敵人不斷的空襲下強壯起來了！我想，到處表現着的是力，是比二十七年前烈士們堅苦爭鬥着更英勇，更壯烈的力。

路上，遇到一小隊相識的年青的舞台工作者。他們的年紀只有十二歲到十五歲，穿着式的服裝，黃泥色的襯衫，配着藍色工作褲，四人一排的，臂膀挽着臂膀，足步和着足步，一邊走着，一邊唱着。

「我們正去向先烈致敬，」他們中的一個說：「用花圈和詩。」

天還只有一點矇朧時，他們就已抬着用平常時買糖菓剩下來的錢湊着去買的花圈，走着十里路，虔誠地獻到死難的烈士墓前。

離開了這小小的一羣，便又遇到另一隊由三十幾個青年男女組成的隊伍，他們打着一面小旗子，在街上舒緩的走着。

「你想想，」一個青年領袖代表着他們全體的公意說道：「當我們在默念着向先烈致最虔誠的敬意時，一大隊的敵機發現了我們這個目標了。他們不斷地，在我們頭上兜着，飛得很低，但是我們！不，當場的還有三四千人。沒有一個慌忙走開的，沒有一個抬起頭或動一動身的。我們這樣想着：我們需要學習先烈死難時一樣的英勇精神，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這一羣勇敢的青年：就在高射砲隆隆聲中，獻出他們的花圈，朗誦着祭文，於是乎才整隊慢慢的回來。

我們的車，在人羣中像穿梭一樣的飛跑着，但爲了在我們前面，不斷有長隊伍擋住，因此走起路來十分遲緩，等到到達時，已經是十一點鐘了。這時軍官學校的學生約兩三百人，正在陵前肅立公祭。在這樣寬廣的場所，這樣擁擠的人羣，但是在這時却沒有

聽見一個聲音。每人都把帽子默默的扯下，垂下頭，靜默着，一種嚴肅的氣氛把全體致祭者籠罩着，使他們感覺到不知道是興奮還是哀愁，有人偷偷的用手去拭眼淚，於是，有的把頭低的更下了。

接着軍官學校公祭後，使我最受感動的，是兩個老人，他們都差不多有五十左右了，扶着拐杖，穿着一身油污的衣服。從他們底裝束看來，似乎是小販之類的人，他們緩步的從外面走向台階，於是默默的站着，用他們昏老的眼睛，注意着烈士的墳場，第一個莊嚴的伸手去扯下頭上的破帽，接着，第二個也同樣的做着，毫不苟且的鞠着躬，戴好帽子，又默默的退下台階走了，好像來時一樣的莊重嚴肅。

環繞着烈士墓場的，是幾百個花圈，和輓聯，從我們最高的黨政軍領袖，到每一個民衆團體，都用他們的每一個字，每一朵花，來對先烈表示敬意。

「志士的血雖流了，但志士的志願還沒完全實現。」我想着，陷進了冥想中。在那兒，透過了田野不遠的上空，這時敵人的飛機又像蜻蜓一樣的飛撲着了，人們嚴肅地抬起

頭來，憤怒地揚着拳頭，又各自做着他們該做的事去了。

在致祭者歸去的歌聲中，我們穿過了幾十種行列，穿過了郊外淺綠色的樹蔭，走向市區。歸去的人雖多，來的人也還是一樣的擁擠。在這里面，包括着各種各樣的階層，各種各樣的份子，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不朽的史蹟，使每一個中華兒女都爲之感嘆欽佩。

在市區中，年青的宣傳工作者，和戲劇工作者，用他們早晨向烈士致敬的熱誠和勇氣，在廣大的羣衆中又不住的工作着了。在街頭，一個不甚高大的身體，一張薄薄的唇，兩隻結實的臂膀，吐着那半啞的聲調，使千百個人都低下頭了。在另一個曠場上，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觀衆洶湧着，爲香姐不幸的命運而憤怒。

「從早上到現在，」一位戲劇工作者這樣告訴我：「我們已演出了三次，大家都沒有吃飯，也不想吃，這工作使我們太興奮了！」接着，帶着他們那些簡單得十分可憐的道具和疲憊的人，又去找尋他們的「游擊」對象了。

夜，在惱人的意境下，來了。

爲參加當晚的火炬遊行，我趕向中山紀念堂去。這是一個幽靜得近于憂鬱的地帶。在那低矮的隱藏着無限奧祕的樹蔭下，人們靜默的，嚴整的站立着，他們手中都握着未曾點燃的火炬，焦急的望着遠方，一羣一羣的排列着互相擁擠着，靜候由總指揮那兒傳來的命令。

爲着趕進會場去，我就擠開沿途密集的人羣，趕進紀念堂，在紀念堂內，已經被參加者擠滿了。有兩萬多人齊燒起火把，高高的舉在空中，火焰像萬點烟火，在燦爛，在飛躍，把會場渲染成一個烟火世界。當我擠到台前，雄渾的音樂聲響了，隊伍往前移動着，像一條火蛇似的爬出會場，望吉祥路緩緩地蠕動着。

一隊隊的人，有軍人，有公務員，有壯丁，有學生，有工人也有店舖中的店員，就連平常不大出來參加活動的家庭婦女，女工也出動了。他們莊嚴地踏着完整的步伐，一手高舉着光芒四射的火把，按着音樂的節奏，按着步伐的拍子，發出「動員」的歌聲：

動員，動員，

要全國總動員！

反對尋大侵略，

掙脫壓迫鎖鍊！

要聯成鐵陣線！

歌聲雄偉地在低壓的空中震盪着，朝四處散蕩開去，於是慢慢的低弱着，消失

了！

民族出路只一條，

生存唯有抗戰！

大家奮鬥到底，

槍口齊向前。

民族出路只一條，

生存唯有抗戰！

在歌聲後，口號聲像怒潮似的發出了：

「紀念三·二九要抗戰到底！」

「鞏固抗日統一戰線！」

「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動員的歌聲，呼喊聲，把成千成萬的市民，從每一個角落，每一條街道，吸引出來了。

路的兩側儘是人，用血和肉築成一條新的防牆。他們像着魔似的跟着隊伍奔跑，響應着每一個口號；有些就爬到高處，不怕危險地，向那火把，象徵着自由與解放的火燄凝望着，對千百萬個參加者揮着手，用咬緊牙關，用高舉拳頭來表現他們的情感。

交通斷了，黃包車成羣的被趕到小街道去，車夫猶巧妙地把它們利用着，站在車斗上望；公共汽車被截止停在路旁，生氣似的喘息着，吐着油煙，有人爬到車頂上去熱烈的呼號着，於是成百隻的拳頭高舉起來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隊伍通過千萬人的注視，由惠愛中路轉入漢民路，用雄偉的姿勢，撲向長堤，撲向太平路，豐寧路……。

從隊伍中走出，我轉到太平戲院去。在這兒有二十幾個劇團正在聯合演出黃花崗。這是一本由二十三位劇作者集體創作，由六個戲劇工作者聯合導演，動員了近一百三十人演出的戲。廿七年的史蹟，廿七年前烈士們爲祖國的自由與獨立，和異族作着堅苦戰鬥，最熱烈的一頁被搬上舞台了。我們的烈士並沒有死，他們的血雖流了，但他們的精神却在千百萬後繼者身中成長着，在我們舞台上和每一位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子女見面了。

我進去時，正演完序幕，歌詠隊像一個巨人，在臨時佈置好的音樂台上兀立着，像銅鐵一樣發出了雄壯的聲歌：

看黃花崗上的民族先鋒，

把生命獻給革命的血鐘！

正春光明媚，楊柳依依，

誰忍永別父母與妻兒？

爭取民族的自由解放，

誓將白骨長埋「黃花園」。

黃花落，

黃花開，

新人一去不復回！

但願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齊起來，

踏着我們先烈奮鬥犧牲的血路，

保衛中華，

復興中華，

成千的掌聲，從每一個座位上投擲出來，向我們的歌手致敬！歌聲，呼喊聲，使這寬廣的戲場顫慄了，一再的繼續着，直到正幕開場，才慢慢的消沉下去。

戲是四幕六場劇，到演完已經是十二點鐘了。南方的春夜，是有點惱人的。一頓都死一樣的情靜，我緩步的走着，聽着自己的足步聲，回想着一天的斷片記憶，我興奮着忘記了自己是已經疲憊了！

三，三十日廣州。

仇恨的種子

四月十日一時十分，西關寶華正中約大利車衣工場被轟炸了，當時聽說有一百多個受傷工人被送到市立醫院去，我們便趕到那兒去進行調查。

我們被護士長帶進了樓底下的一間小病房，在一張不甚整潔的鐵絲床上，躺着一個年青的男工，他底左足已經被炸毀截去，用白紗布密密的綁着。他底稚弱的面上，是蒼黃得那麼可怕，顯出了無限的倦意，兩眼緊閉着，嘴巴不時抖動着，說着不清的夢話。

「他底熱度正高着，」護士長悄悄的說，我們便放輕了脚步走出病室。「現在到樓上去。」

樓上，是一間統房，躺着約三十多個病人，全是女人，其中除了七八個是外界進來醫病的，其餘全是大利工場被炸的女工，當天來的是一百多，到了第二天有九十多輕傷

的，自動請求出院回家去了。現在，留在這院里的僅只有二十多人，她們都是重傷的。在這長方的病舍中，是充滿了靜默和疲憊的，不時從那角落里透來了微弱的呻吟聲，和含糊的夢囈，大部份人都在沉睡著。有一個斷了右手的女工，正歇斯底里地低聲的飲泣着，一個看護在勸解她。

「沒有手，」她悲愴地說道：「家里三個細佬哥都要餓死的！」

人們告訴我：在八一三以前，她們的一家是在虹口做生意的，八一三後虹口被砲燬了，一家逃到租界，男人在南京路那一次大轟炸時死了。年青的母親，帶着她幼小的一羣，孤獨地，悲苦地，擠在難民船中被送回廣州。八九月來是依靠着她一隻手支持了一家四口的生活，但是連這一隻手，日本帝國主義的炸彈也不容許其存在了。她懷戀着它，在夢中時時連哭帶喊的呼叫道：「手，我的手呢？」醒來撫着她底傷痕，歇斯底里的哭了。

訪問開始了，我朝第一號病床走去，這是一個半個頭被包裹在白綳布中的女童工，

她正在沉睡中，聽見了我們的足步聲，忽然醒轉來從床位上掙起來了半身，用她僅存的獨眼望着我。

「你們是來慰問我們的？」她望着室中每張陌生面孔，於是便低聲的說道，臃腫的嘴唇，妨礙她底發音，使它變得十分的微弱。

我把要說的話說了，站在她底床前。

「我們真不知道要怎樣感謝才好，外邊的同胞給了我們這許多同情。」

用着僅有的那隻健康的左手支着半身，也許感到太吃力了，於是她又慢慢的躺下，興奮使她忘記了苦痛。

「從昨天到今天，我們這兒不斷的來着訪問的人，」她接着說，聲調慢慢的被提高了。「其實像我們這樣不明不白的被炸傷了，是不值得大家這樣關心的。」

她底堅定和大胆，使我深深的吃驚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童工懂得這許多的。

「你想知道被炸的經過嗎？」她問，當她爲了疲勞而微閉了一會眼睛之後。要不是她

的傷是受的那麼重，要不是過高的熱度時時困擾着她，她是會說着更多的話的。我想，「這回的事情完全出了我們意外的，」她用平靜的聲調說：「在往常當第一次警報來時，我們就準備好，第二次警報一來就停工。但是這一次却來不及了，當第二次警報剛剛到，我們還沒有停工，飛機已經到了頭上，老兜着圈子不肯走，一時大家都恐慌起來了，丟開手中的東西到處亂走，有一小部份是走出去了，大部份人還沒離開，炸彈就落下來了。」

「在忙亂中，我想逃出來，只聽得轟的一聲，有一塊什麼東西望我頭上跌下來。接着我就看見滿屋子都是紅紅綠綠的火星，成羣的人在那火星中奔走着，但是四周圍已分辨不清那兒是出口了，於是她們拚命的哭喊着，當是那種聲音啊，聽了真要叫人害怕。」

「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是受傷，看見同廠中一個工人被屋上面一塊什麼東西壓倒了，還想跑上前去救她起來。但是我却無論怎樣也走不動。忽然我覺得自己的手和足都沒有了，沒有手和足怎能救人呢？我是那樣地傷心，禁不住也大聲哭起來了。」

她底獨眼睛潤濕着，一滴瑩瑩的淚珠沿着面頰悄悄的滴下。等了「會，用左手去拭掉淚水，接着又說：

「我繼續傷心着，哭着，並不是爲了自己怕死，而是爲了不能去救人。這時火光已經到處燒起來了，哭喊聲也慢慢的減少，屋頂上的東西繼續跌下來，我慢慢的也就失了知覺。……」

「那麼，你什麼時候才被救出來？」我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在醫院里。」

「你的手和足斷了沒有？」

「沒有」她答，微笑着。「只有這兒，」她用左手去指着胸部和右手。「是壓傷，面部是跌破的。但是不打緊，熱度高了才糊里糊塗，熱度一退又好好了。」

我把注意，從她底面上移開，忽然發現在她底枕邊，放着一本上海抗戰的小書。

「這本書是你拿來看的？」

「是的，」她點着頭，驕傲地。

「你看得懂？」我吃驚了。

「爲什麼看不懂，」她生氣地皺着眉，那種神氣好像是說，你太看不起人了！「關於這一類的書我看得很多。」

「那麼，你會受過教育了？」

「是的，」她沉吟着好一會。「不過請你不要去調查我才告訴你，他們會找我麻煩的。」

我答應了。

「在市立第十五小學，五年級，「八一三」後才到大利去做工。」

「你叫做什麼名子，幾歲了？」

「尹蕙華，十七歲。」

說着，她又疲憊地閉住眼，我相信她的熱度又高起來了。

出了院門，我似乎還聽見那個失去了一隻手的女工，歇斯底里的哭聲：

「沒有手，家里三個細佬哥都要餓死的！」

再度去訪問災區，是在午後二時半。

大利車衣工場，是設在一條狹窄的石子巷內，從前寶華戲院的舊址，是西關人口最稠密的住宅區。當大慘殺發生後，這一帶的交通斷了，正中約的巷頭到巷尾，儘是軍警和救護隊把守着，不讓隨便的人出入。熊熊的火焰，在廢墟上冒着，焦臭，煙氣，把四周籠罩着。但是現在大火已經熄滅了，災區可以隨便讓人通行了。

從文昌路轉入正中約，沿途碰到了三三五五走着的人，他們有的是剛要到災場去的，有的是看完了返轉來。入巷不遠，便是災場，古老的大建築物，已經完全坍塌了，路上儘是斷磚和殘土，在上面染着紫紅色的血斑，發着異樣的腥臭。

有約廿幾個工人，正在廢墟上挖掘着，據說尚有十幾具屍體壓在下面，沒有挖掘出

來。

「你聞聞看，」有一個中年工人煽動着他碩大的鼻子，指着一堆被發掘着的焦土說：「已經在發臭了！」

天氣是晴朗的，像一個蔚藍色的天幕，沒有一片白雲。一星期來，已經熱得使人厭倦了。

訪問者，擠擁着，三三五五的在路上擠着看。他們的面孔嚴正而悲愁的，沒有一個人說話，默默的站着，看着，於是又默默的走了。來時是帶着興奮，好奇，走時却只有愁慘的感覺。

在廢墟的出口，有約六七個穿白孝服的男女，其中還夾着兩個八九歲的小孩，他們在地下跪着，一個中年男子，邊哭着，邊點着香燭，另外的人則在焚化金紙。

這個悲慘的行列，增加了在場訪問者，無限的悽愴，然而，這是健康的。對於死者，對於幾百人慘酷的屠殺，在廣州的民衆，他們不會單用悲哀和眼淚去憑吊的。這血腥

的屠殺，三天來曾幫了推銷去幾萬元的國防公債。一個吝嗇的富者，當他從災場歸來後，同時也就買了幾百塊錢的國防公債。成千萬人已在血腥中得到了教訓了。

有一個青年工人，他是爲了遲到一步，而沒被炸死的，告訴我：那個悲慘的行列，正在向他（那個跪着的中年男子）底亡妻和亡母祭奠着。三天前他們的一家還是歡歡樂樂的，過着和平的日子，三天後，那兩個小孩已成了無母的孤兒了。

「這是一次世界上最大的屠殺，」他告訴我憤怒地咬緊牙關。「看着那些斷頭斷足的屍體，聽見這些孤兒寡婦的哭聲，我真想要洗手不幹這工作了，同廠的工人，正在約我去投軍。」

有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被挖掘出來了，他便被另幾個工人抬到那邊去幫忙。

屍體是一個約二十四五歲的女人，頭已被炸去一半，發黑的血還不斷地在淌着，發着惡臭隨着空氣，在悶熱的氣壓下四處流散。訪問者四散的向後潰退着，用手巾掩着鼻子。一個學生打扮的女青年，眼睛溢着淚，哽咽着喊道：

「讓那些醉生夢死者來看看吧！」接着她又軟弱地嘆息道，「這太慘了。」

穿孝服的，望着巷尾蹣跚着走了，他們的地位馬上被另兩個哭哭啼啼的人填補着。她們同樣作着祭奠的儀式，當她們靜默的站立起來，那個年老的，就用她哀哽的聲調，向觀衆叫喊着：

「我只有兩個女兒，但是最大的那個，靠她的手養活我們一家的，連屍首也不全的死了。」

接着，她悽慘的哭了。

從遠處，晴朗的空際，透來了沉重的機聲，大家都不自然的抬起頭去，在空中搜索着。不錯，在東北角正有敵人的三架重轟炸機，品排地，撲向這邊來。有人動足走了，馬上就有人跟着，開始只是慢慢的走，後來變成奔跑了。到處都是呼喊，驚慌的面孔，朝着巷的兩端踭接着奔走，一分鐘後，這曠場上是空了，沉寂了，敵機似在偵察，慢慢的在天上兜圈子，於是又朝西走了。

我從曠場斜角的屋簷下悄悄的走向巷外，聽着遠遠的高射炮聲，心中禁不住感到一陣溫熱。

「……生存唯有抗戰！」我想着「總動員」中的一句歌詞。

四月十日廣州

六月的羊城

從五月廿八日起，廣州已在血腥中了。

敵機成日的轟炸着，每天都有四五十架，從清早到夜晚，沒間歇的分批來襲，向無設防的，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投着彈。直到這時，已將近有萬人傷亡了，一個和平城市的秩序，完全被破壞了。喝血的空中屠手，并不以此爲滿足，他們正以大量的炸藥，要使廣州城浸浴在非戰鬥員的血海中。

六月的陽光，充滿了這南方寬廣的空際，是那樣的柔和，溫暖。市民們却變得惶惑不安了，他們對着這爽朗的天空，發出了無限的憂愁，他們下意識的感到恐怖，敵機又要利用這天氣來進行空襲了。

爲了要赴一個朋友的約會，我走向維新南路。在路中遇到空襲警報，沿途都能看見

市民們像潮水似的，從大街小巷流出來，匆惶的奔向避難室去。當我走到大新路時，緊急警報響了，由於習慣，人們都自動離開街上顯著的目標，避到騎樓下來，恐怖地靜默着。離我不遠，一個僅能容納一百五十人的避難室，已超出了三百人以上，孩子們被火熱的空氣悶窒着，哀聲的哭叫了起來，大人則滿頭揮着大汗，互相低聲的詛罵着。擠不進去的，就在附近的騎樓下站住。

當緊急警報發出不到一分鐘，天空的東北角，我們便開始看到成羣的敵機光臨了，它們在蔚藍的晴空中，閃着銀色的光，以撲擊的姿勢掠進市區。它們頑強的在小朵雲片中躲藏着，在高空飛翔着，偵查目標，接着領隊機開始從高空俯衝直下，丟着彈，掉轉頭又復飛上，第二架第三架跟着同樣的作了。

漫天的塵霧跟着震耳的轟炸聲，把半條街瀰漫住了。被轟炸的目標，就在我們的周圍，離我們只有十幾丈遠街的兩端都被炸了，有約四家房屋，從四層樓頂到最下的一層整個炸燬。躲在騎樓底下的市民，狂號着，向我們這邊狂奔過來，但是他們離開得太遲

了，有大部份當場被炸死，有的走不到六七步就癱倒在血泊中。有一個黃包車夫當場被炸去了半個屁股，還用兩手死力的掩着傷口，呼號着奔回我們這邊來，但是還走不到幾步，他就跌倒了。血液像流水的奔湧出來，但他還用力的在地下爬着，要趕向避難室這一邊。一分鐘後，他精疲力乏地在血泊中不動了。

大屠殺展開後，空中的兇手，並沒有走開，它們照樣的發着悲慘的叫聲，成隊的低飛着輪流轟炸，目標仍在我們周圍，有時是幾顆彈一道炸下來的。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聽到炸彈劃過空中空氣的絲絲聲，也可以觸到炸彈爆炸時所激動的風，那樣地沉重強烈。

「這兒是太危險了！」我想。「我得離開它，越快越好。」

於是，我開始朝大新路走，有時得通過裸露沒有遮蔽的地方，飛機仍然在我的頭上。我們高射砲的砲火實在太弱了，從大轟炸到現在，沒有一天，它們不是低飛投彈的。積極的空防，在這時我們雖受了種種限制不能做到，就連消極的空防也做得十分不夠，轟炸至今，成千成萬的生命財產被損害了，我們的高射砲隊不但不能予敵人以打擊，甚

至威脅他們低飛投彈的能力也沒有，這實在是件遺憾的事。

轟炸繼續着，差不多都是二百磅以上的炸彈，中夾着不少燃燒彈，炸聲處處，黑煙漫天，有一條黑色的禰子，隨着紅色的火焰，在空中飄飛着，久久不停的，我想這條禰子所有者不是血肉橫飛，一定殘缺不全了。

我在騎樓下走着，想通過對面的一條街道，有一顆炸彈正從空中扔下，絲絲的響着，那樣地洪大，清晰。有一軍人，在我前面臥倒了，我跟着也在地下臥倒，同行者約三十幾人，均大聲慘號着往後面奔去。炸彈在對街炸開了，灰塵隨着猛烈的風撲向我們身上來，我從地下爬起來，有一塊的半尺左右長的炸彈片正墜在我前面不遠，一個壯丁隊員從我後面走一步把它檢起來，好像熱度還沒有退，熨了他底手似的：於是他又復把它飛下。我通過對街，轉角的那一家房子被燬了，血紅的尸骸在街上散置着，有一輛裝甲板的小摩托，在街中立着不動，兩分鐘前，上面還坐着三個保安隊員，用高射機關槍和飛機對抗着，但是當敵機用機關槍大規模的往下掃射後，機關槍手和駕駛者都光榮地

殉職，血把他們草綠色的衣服染紅了。

我開始被阻止通過了。敵機在大屠殺後，這時已心意滿足地飛走了，遺留下來的是長堤後的滿天火焰，和這兒的血跡和尸骸。救護隊開着來，他們替傷者綁紮着傷口，把死者抬在一堆，這刺激給我實在太大了，我感到有點沉重，想起了那些尸首不全的死者，在幾分鐘前還是和我一樣的有理想，有希望的生活着，這時却無聲無息的躺在那兒，露着可怖的傷痕。過一會除了在報紙的死亡錄上，多添上一個名字外，便要被人忘記了。我不禁感到悽然，我決定在警報未曾解除前離開這兒。

在路上遇到彭君，他告訴我說：在長堤永安堂前，有更大規模的屠殺，我只得回轉頭和他一道去。在路上聽到解除警報的聲音。到達長堤時，我們向警察交涉過後，才被允許通過。這兒的慘狀不下于維新南路大新路那一帶，在永安堂前曠地上，一共落了三個彈，傷者已經被載走了。死難者便被平放在曠地上，男男女女的一大堆，大半是失去頭顱和手足的，在四五十具中沒有一具是完全的。地底下塗滿了發腥的血跡，和灰白色

的膠漿，附近河中約有一百多艘艇子被完全炸毀了，三三五五的蛋民正在江邊流淚，邊收拾一些散失的傢具。

我們走到男青年會去，遇着一隊救護員，坐在那兒休息。他們是剛剛從災場救護回來的。在青年會附近有一幢洋房被設爲臨時的紅十字會醫院了，一個外國攝影師，正在把傷者逐一的收進鏡頭。

當朋友要分散回去，我就從漢民南路走回家。到西橫街口，只見有四五家店舖全被炸燬了，而且燬得那樣的精光，從四樓到騎樓沒有一層是完整的。在店舖後面有一個坊子也被炸去一半，好的是這兒住民預先都向哥崙布避難室去，所以死傷的還不算多，交通只停了一會就恢復了。

走過哥崙布，滿眼現着的儘是淒涼景象，行人幾乎絕跡，店舖全關，只留着一張小小的白紙條：「店伴回鄉，暫停數天」。從前的小南京路，帶着多少的驕傲和妖豔，而今却成死市，對着被炸災場，使人不禁有鬼氣森森的感覺。

轉入惠福西路教育路口，在這小小的十字路口，一個鐘頭前，有三顆炸彈同時落下，像一個三角形似的，把街的三面都炸了，被炸中的有四五家房子都變成平地，被震燬的也有四五十家，死傷的慘狀不下于長堤永安堂前，一堆一堆的尸骸，這時正被搬到曠地榕樹下去。有一個挖掘隊工人告訴我：今天他們還不能把這些尸骸收埋，因為沒有棺材。在同一天中，廣州的棺材店起碼要供給一千五百具棺材才夠分配，但是像廣州這樣小手工業的生產方式，是不大可能的，過去的存貨已在三天前全部銷完了。

我沒有停留，我害怕着那些血肉模糊的尸首，同樣的死，同樣悲慘的表情，我看得太多了，我已沒有勇氣再走下去。

回到家，我把自己關在死寂的屋中，當我聽見第三次來襲的敵機聲時，我這樣寫着

「屠手，我們會記得這一天的！」

六月廣州

模 範 者

老爺接到了上峰一道命令後，忽然覺得節約是十分重要的了。你們想一想：抗戰至今已然是第三期了，但是那些喪心病狂的傢伙，還在拚命的浪費，這不但有損國基，簡直是削弱了抗戰力量。於是，他對人民宣佈道：

「我們要節約！」

對同僚也口口聲聲：「老哥凡事節省點吧，我們是老爺，我們應該作大家的模範。」爲着「模範」起見，老爺在一切莊嚴的「集會」上，總是穿着那同一的土貨中山裝，裝着十分儉約的樣子。每次於怒吼（對不住，我們的老爺是把自己的演講比做怒吼的）之餘，總不忘於——

「……例如兄弟穿的是土布的中山服，你能說它不雅觀嗎？你能說它比不上綢緞的

嗎！」

接下，他又費了約一刻鐘時間，來介紹自己的儉樸。據說他和他的太太小姐吃飯，每一餐的菜錢總沒超過四毫子。

「四毫子」，他怒吼道：「也就是說等於國幣一角八分。」

會議上幾百個掌聲鼓着，情緒非常熱烈。於是老爺在——

「爲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我們什麼都可以犧牲的……。」最後一砲，而贏得了更多的掌聲時下台了。

話雖然如此說，對於莊嚴的集會還是照樣赴。但是，老爺還一樣是老爺，每天清早一起來，他並沒有忘去他價值五元的燕窩湯。

「你想想，」老爺皺着眉毛，裝出了十分苦悶的樣子。「整天是會，這怎不叫我身體一天衰弱一天呢。」

接着他說明，從三個月來，他的體重已經減到非常可怕的程度了。「要不是爲着抗

戰」他感嘆的說。「我真不想幹了！」

老爺上衙門辦公了。

豈有此理，空襲警報也在這時響了，老爺心緒十分不寧，他站着把頭抬起來，天是一片碧藍，太陽好像一位年輕的處女似的，活潑地在天空跳躍着。老爺看着，頭有點昏，要不是那一根拐杖扶着，他真要跌倒了。爲着表示老爺也是十分「抗戰」的，他勉強走到辦公廳去巡行一週，於是又匆匆的走了。

司機小李，知道老爺的脾氣就是這樣，於是預先把車門打開好，等老爺像拋進去似的跨進了車門，就開足了油門，望衙門外拚命的衝！

豈有此理，又來了！這一次是緊急警報，老爺的心氣病好像又起了，他只感到頭有點發昏，冷汗在頭上冒着。

「老爺？……」

車開慢了，這把老爺嚇了一跳，他睜大了眼睛向小李看着，心想：「你是和日本人

打通，要等他們的炸彈來炸本老爺嗎？」小李這傢伙還是那樣把車開得很慢。

「老爺？……」

「什麼？」

「望那兒去？」

「愛羣！愛羣！……」

好！愛羣！於是車在愛羣門前停下了。

老爺被帶進了三樓一間精潔的房間，望沙發上一躺，直到這時他才感到安心，面上也開始露出了笑容。

接在老爺的汽車後，是老爺機關裏一羣小老爺，他們也用着不下於老爺車的速度，被一輛大卡車裝着，在冷靜的馬路上搖擺而來。他們以謹遵「爺訓」的姿態，在老爺車後面停着，於是紛紛地像幾十袋麵粉袋被拋下來似的跌下地來，擠啊擠的往人叢中擠，直到擠進大鐵門，才敢拭去頭上的冷汗，露着微笑。

老爺在房中睡了小小的一覺，醒了，警報也就在這時解除了。老爺突然變得非常生氣，他給小李下着嚴重的手諭：「快點準備回去，豈有此理，把時間浪費了，誤了老爺的公事。」

照來時一樣，在老爺車後面還是那一輛破卡車，裝着一羣小老爺，搖擺着，但却十分威武地，在鬧市中通過。

每天有了五次警報，他們就要照樣的演習五次。

有一天，在最後一次演習時候，老爺忽然看見一個小老爺的小機關，居然也有一羣小小老爺敢用大卡車裝載着滿街奔跑，他忽然大大的震怒了：豈有此理，這是浪費了國家的汽油呀！於是第二天，他又對人民下着新的命令：

「節省汽油！」

對同僚口口聲聲：「老哥節省點汽油吧，我們是老爺，我們應該作大家的模範！」

但是，他却一直沒有忘記自己，和自己管下的一羣小老爺底不斷的模範的演習，好

像沒有忘記他的燕窩湯一樣！

十，四。

野火

我們從廣州退到翁源。

天氣炎熱而且乾燥，整條公路被退下來的軍隊，車輛，難民和隨部撤退徒步的公務員擠滿了。紅泥塵像一條無邊際的網，把這些疲憊，枯竭，饑餓而又頹唐的人和機械籠罩着。

路已長久沒修了，既崎嶇又難走。人羣在這貧瘠的山地，往往走了幾十里路還找不到吃和喝的，於是大家只好嘆息着，詛罵着，沿途喝着溪水充饑。

我們的隊伍，由三個不同的路線分批在這兒集中，我是第二批，而且是第二批的前站。

我一個人雜在一羣高射砲隊士兵中，走了一天半才到達翁源。這個悲哀的小城，這

時也陷在一種可怕的混亂中。敵機天天來炸，城已被炸毀了一半，車站也十分可憐，除了停着休息的士兵外，沒有一個人敢在那兒停留。民衆差不多都走光了，商店沒有一家開門的，除了從小販手中得到一些零碎的食的東西外，再也不要妄想能到一些什麼別的了。

我在這個小城逗留了三個鐘頭，像一個潰兵似的，到處打聽着自己部隊的駐紮地，但大家也和我一樣，他們是來找自己部隊的駐紮地的。我失望而又焦急的，在僅有的一條街道上走着，希望能夠找到幾個熟人。終於我問到一個伙伴，由於他的指示我到離城五里外的一個村莊，並且在那兒看見第一批出發的同志。

洪一面把我領到一所破廟內去，一面婆婆媽媽的告訴我：「幾個負責人都到了，他們說我們不能再走，就是敵人馬上追到也要留在這兒，時局很快就會有新發展的。」說着，他匆匆忙忙的走了，這時他暫充任爲總辦公廳的副官。

我在這個寂寞的新居中坐着，裏面髒，臭，破爛，什麼東西都沒有。在潮濕的泥地

上鋪着一層薄薄的稻桿，從今天起我們就要在臭氣的包圍中，在稻桿上生活了！我有點失望，但是爲什麼要失望呢？我們不是還有稻桿可睡，屋子可住嗎？千萬人在冰雪中流血呢。

我把隨身的行李打開，鋪好了鋪位又跑到車站去，我相信第二批的同志就會到的。但是，他們沒有照我預定的時間趕到。天已經黑，夜，深了！我向那走不完的，疲憊的人羣投了最後一眼，就寂寞地回轉宿營地。

在這個平靜的，和謐的村莊中，紛擾也在進行着。情形看來還是相當嚴重。農民們搬着他們僅有的幾隻破箱子，打着燈籠，連夜的在搬家。黑黝黝的人羣，祕密地從每一個角落，每一家泥棚流了出來，匯注在一起，然後渡過河去。

謠言，轟炸和潰兵，也使這兒的農家像沸水一樣震盪起來了；不少漢奸化裝難民，散落到鄉下來對他們散播恐慌的種子，他們說：日本人已打到離城只有七十里的地方了。農民們的憂慮加深了，他們不能不走，因爲日本人就要打到。無窮盡的山洞叢林，會

把他們掩蓋起來的。

第二天。夜，時分已經深了！

我還是一個人，困守着這孤廟。嘈叫聲突然把我吵醒了。我睜開眼睛，看不到什麼，夜是黑的，沒有月亮，也看不到星星，陰森的夜氣從河面透過門窗流了進來。我靜靜的傾聽着，看着那些我所能辨認出來的方向。

在出口的門檻上，有一點飛躍着的紅色火焰，它慢慢的照耀出一副焦紅面孔的輪廓，我認得它，是葉。我想：第二批伙伴到了！

我沒聲息地爬起來走出另一個出口，解手過後就繞過廟外的大草坪。這時，它正給行李和人擁擠着，人們像是忘記了行軍時的疲憊，十個八個在一起就自動的形成一組，有的圍坐着，有的互相推擠着，有的仰臥在草地上，仰望着黑色的天空。

有人在唱松花江上。

這個聲音我從來沒曾聽過。

但是馬上就有人像提抗議似的，低低說道：

「爲什麼我們不唱點更健康的歌呢？……」

歌聲停了，但是歌者却在說話了。

「因爲我們沒有健康的心情啊！」

這語調也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有人從另一組射過電筒來，照在這個「沒有健康心情」的人的面上。

一個陌生的女人面孔，剪過的頭髮養得很長，撲滿黃色灰塵，披散在寬敞的肩上。她底面色蒼白，眉濃而眼又大，着了一身藍布旗袍。這時她正屈着膝，兩眼垂下，誰也不理會似的。

同事的情人，妹妹或妻子，隨着自己的部隊走，這是常有的事。我懶得去理會這些閒事，走進門，爬在自己的舖位上，過了一會也就睡着了。

第二天清早，田搖醒我，說有一個「我的朋友交下來的女孩子」要我代管。我還沒

爬起身，那個「朋友交下來的女孩子」，已經站在我面前了。我抬頭去看，認得就是那個唱松花江上的。她好像很畏縮似的，和我點過頭，就默默的遞給我一張卡片，然後也坐了下來，屈着兩腿，不安的望着門外。

卡片是朱的，上面寫着：他正在開赴前線途中。這位小姐叫林螢，在逃難途中被人衝散了，一切行李都散失。正在走頭無路的時候遇到他，并要求他幫助。「我能幫助她的，只有把她介紹給你。」

「在路上」，田說，「我們碰到朱的隊伍，他們是急行軍到從化去增援的，聽說你也和大隊到這兒，便把這位小姐交給我們匆匆開走了。」說畢，他輕輕的吹着口哨，拿了面布牙刷朝河邊走去。

「你從前認得朱？」我問她，準備起身了。

「不，我是在路上偶然認得他的。你想我一個人沒有親戚，也沒有朋友，也沒有一個錢，怎能活下去呢？在路上忽然碰見這一支軍隊，我就請求他們收容我到部隊內去，

就是替士兵洗衣服燒飯也好。但是，他不答應，他說軍隊不要女人。後來又說可以替我想別的辦法。」

「我就這樣跟着他們的隊伍走了兩天，」她接着說。「直到碰到你們的隊伍，他才叫我來找你，他說你們不會開到前線去的，你會替我想辦法。」

我穿好衣服，開始在打綁腿。當她的敘述，略略的表示要停下的時候，就又對她提出新的問題來。

「你是說我怎樣被衝散嗎？」她底聲調略略的提高，兩隻大眼睛釘着我。「先是我們得到警察的通知，但媽媽還不想走，後來看見前後左右的鄰居都走光了，媽媽才着急起來，他匆匆忙忙的打好包袱，拖了弟弟妹妹雜在難民中走。我們因為事前沒有想到走，所以一時也不知道應該走到那兒去，看見有什麼人望那條路走，媽媽就領我們跟着往那兒走。那時在××公路，真是人山人海啊！走了半天，突然有三架日本飛機從廣州那邊飛過來了，真怕人！他們在高高的地方飛着，突然像是跌下一樣衝了下來，發着叫人發

抖的聲音 好像就要衝到人頭上來似的，所有的人都恐怖的叫着：『要落彈了！要落彈了！』丟開東西就望公路兩旁亂跑，飛機一直這樣的飛着，約有二十分鐘，雖然沒有下彈，也沒炸死人，但是在慌亂中却已踩傷了不少人，也有當場就給踩死的，我自己是那一次被衝散的，弟弟姊妹媽媽她們就不知怎樣了。」

她說着有點心酸，聲音發抖，我想：她就要流淚了。

「你以後打算怎樣？」

「我？」她睜大眼睛望着地下，半響。「我要回廣州去，它不會失掉，也不能失掉！」

「是的，我也這樣想。」

我安慰了她好一會，才把她帶到陳太太的屋裏去。陳太太也是從廣州來的，陳先生被派到前敵指揮部去，她現在一個人守了兩間空房子。……

在撤退途中，我們差不多把許多笨重的東西都丟掉了。這時電台沒有了，報紙看不到，總部也和我們差不多，他們從前線也得不到任何正確消息。我們像被禁閉在密室

中，和外界完全隔絕了。大家在苦悶中埋下頭工作，想從極繁雜的事務中忘記苦悶。但是，工作一展開反使苦悶更高的抬起頭來。

有六個同志分頭去向部內，工作團和民衆進行說服悲觀，失望和頹喪情緒抬頭的工
作。當他們疲憊地回來，所有被說服者的悲觀情緒在他們身上復活了。他們用充着無限
感慨的聲調，搖着頭說：

「沒有辦法，我已盡了自己的最後努力了！」

沒有一個人不在企望着勝利的消息，沒有一個人不懷念着他們廣州的家！每一次到
工作團去，那一羣女孩子第一句問到的，是「廣州怎樣了？」到陳太太那兒去看「朋友
交下來的女孩子，」第一句問到的也是「廣州怎麼樣了？」和所有的人一樣，當她從口
中得不到任何真確的答覆時，她就會變得那樣地失望，軟弱的嘆息着：

「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會那樣懷戀着可愛的廣州。……」

傳達兵從十五里路外的總部來，他給我們遞達了一件機密情報，又匆匆的走了。大

家開始把那拿着情報的祕書團圍住，傾聽他用絕望的聲調朗讀那件機密情報：「……敵人已進廣州，沿途以機槍射殺無辜民衆。……現尙在火海中。……」

這消息馬上便傳開了。

夜間我到工作團去。我全身充滿了無限興奮的情緒，我覺得應該對她們說話，訓勉她們：我們雖失了廣州，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抗戰已經終結了，恰恰相反的，我們的抗戰正朝着整個抗戰國策轉進，勝利已經開始了。爲什麼我們要失望呢？我們失望了，民衆將會怎樣？……

但當我跨進門檻的第一步，我就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被另一種情緒支配着了。一種整齊的，雄大的松花江上的合唱聲，正在進行着，工作團員凌亂的躺在自己的舖位上，有的仰臥，有的倚臥，睜着兩隻發紅的眼睛，焦灼的望着那盞豆大的菜油燈。他們沒有表情的、悲切的唱着，一遍、二遍、以至無數遍的唱着，直到喉嚨啞了，唱不出了，接着便是眼淚，是躲在被窩內的嗚咽聲。

我在門檻上，像是失了知覺的站着。這場面太使我感動了！我失去了說話的勇氣，我回轉頭，走了。

正是上弦月夜，月亮半斜的掛在天上，射着清麗的光。田野像死了一般的沉寂，見不到一個人，也不聽不到一點聲音，能夠看見的，僅是農家窗上點點火星。

我孤獨地走過了不少田塍和野地，到達車站。在這兒，當天下午曾遇到一次空前的大空襲，二十四架日本飛機輪流着俯衝轟炸，有一個馬路工人在車站旁邊被碎片炸中了喉嚨，死了！他兩隻眼睛睜得很怕人，緊緊的握住拳頭，怒氣沖沖的仰臥着。車站後大部份民房被炸平了，總部一個副官的一家大小四口，來不及避開就統統被炸死。

我繼續朝城裏走。城內已經見不到一片完整的瓦片，沒有一個人跡，也見不到一點燈火，只是一片破爛，污臭的廢墟。我在這片廢墟上徘徊，約過三十分鐘，於是重又回轉宿營地。

我剛剛回到宿營地，就接到陳太太的通知：「那位姑娘瘋了！」這位可憐的善良的主

婦，是那樣地慌張，簡直連話也說不出來，我沒有聽完她的報告，立即離開她，走上前去。

當我跨進這位「發瘋」姑娘的房間，房裏是空的，菜油燈發抖似的在桌上抽動着，一本巴金的家正翻開一半，整整齊齊的排在燈光前。我沒有從她底書桌和睡牀上，得到任何可說明她發瘋理由的東西。我回頭走了出去，消沉在夜色中。

我在廣闊的田野中奔走着，通過了竹林和榕林，都沒有找到她。我張大了喉嚨向四周叫，用力的叫，也沒有一點回響。然而，我不失望，我繼續朝那些最可能使她躲着的地方找去。終於，我在河岸的竹林下，看到一個黑影子。找到她了，我想。

月光正照在竹林上，從葉縫間篩下不少細花紋在蛋石，在水面，在她身上。她的頭髮披散着，半身浸在水中，像要過河去但是水太深了跑不過去似的。兩眼像凝固着一樣，望着對過的山頭，在那兒，不知道誰家放的野火正在燃燒，水流也許過急了一點，使她的身子不時往左往右的搖幌着。

我在岸上，默默的站着，這幅活的圖片給我那麼深的感動！我毫不考慮地開始爬下河岸，涉着冰冷而又靜謐的水流，到她身邊去。我想：這回她應該發覺了。

我輕輕的叫着她底名字，并且開始伸手去抓住她那兩隻縮緊的臂膀，我準備應付她那可能發生的最頑強的反抗。但是却意外地成功，她沒有什麼表示，便軟弱地俯在我的肩上，讓我抱上河岸。

這時，她坐在一片河岸的草坪上，而且嚶嚶的哭着，我坐在她旁邊，沉默地望着山頭的野火。

她繼續哭着，過了十五分鐘後，也許覺得太疲倦了，就自動的停止。蹙着眉，忽然抬起頭來問我：

「林先生你也有家嗎？」

「是的，」我答。「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家。」

「但是我，却沒有家了。……」她嗚咽着，又開始滴下淚。

「沒有家的人正多，不只你一個。但是她們却沒有像這樣軟弱。」

「我軟弱嗎？」

「是的，你用自己的眼睛來訴說心中的仇恨。」

她低下頭去沉默着，好像就要睡着似的。

我決定把她送回去，她太疲勞了，需要休息。

「我討厭這座山，」在路上她低聲的告訴我。「它把我們的家隔得更遠了。但是，我却喜歡野火，它在燒着，成天成夜地燒着，到了某一天它就會把這座山燒平，我就會更容易的看見我的家了。……」

我等她安靜地睡着了，就離開那兒。

夜已經深了。但我沒有回到宿營地去，我太興奮了，睡不着。我一個人走到河邊，坐在那兒遙望着那遍山的野火，一直等到天亮。

四，十。

夜之谷

我從總辦公廳請訓回來，同事中有人告訴我：訓導團的第一批同志已經出發了。我到第四組去，他們告訴我：部裏準備有專車可以坐着出發。

我帶着勤務員到車站的時候，專車還沒有開到，工兵團派來暫充車站內站長的特務長說是：

「剛剛壞了一隻輪子，開到三江去修理了。」

車站上靜寂得很，不曾間斷過的大轟炸，已使它零落不堪了。

有幾個小販在販賣一些零吃東西，對面樹林內，停着十餘輛交通兵團的運輸車，幾個從南洋投效來的華僑司機員，正坐在草地上默默的打着撲克牌。

我寂寞的在車站前的空地上閒踱着，眼睛不時望着通到三江去的公路，心想：「只

要有一陣汽笛聲，就可以把一切解決了。」但是，我始終看不見飛撲着的黃泥塵，也聽不見汽笛聲。

勤務員當我出去的時候，已伏在行李包上睡着了，我回轉來時，他正勻整的呼吸着，不時用手去打他的眼皮和鼻尖；在那兒，成羣的蒼蠅不斷地互相角逐着。

天氣很陰沉，看來是要下雨的樣子，「只要它不妨礙我的工作。」我想：「就是下一點雨也好，這天氣着實太悶人了！」

汽笛聲忽然遠遠的叫起來，勤務員好像被電觸似的，睡眼朦朧的抬着頭，尖着耳朵傾聽，接着他就飛奔出來，在公路中站住搖着兩手，當車停了，他就走進來：「報告官長，我們的車來了！」

「把東西搬上去。」我說。

他忙碌的把東西措的措，抬的抬，都弄上車去了。

「通知司機員，我們馬上就要走。」

司機員從站長室內不聲不響的走出來，添着水并帶了相當數量的電油，也不問一句，開着油門就準備走。「到那兒去？」他用眼光問着我，我把手朝前面一指，他意會的點點頭，車接着就開動了。

車到官渡只有四十分鐘，這個可憐的小墟，滿身創傷的癱倒在那兒。約有六七十家店舖的一條小街，已大半成了廢墟，但居民并不因此走散，市面還一樣熱鬧，在斷磚殘壁上，小商人搭起草棚居住，并照常的做着買賣。墟口駐有一隊憲兵，當我們的專車剛剛開到，他們就用一把紅旂把我們阻住了。車停下，一個憲兵班長走上前來，敬着禮并客氣的問着司機員道：

「那兒來的？」

「總司令部，要開到前線去的。」

「好，」憲兵班長客氣的退後一步，把手舉着向我敬禮，車接着又朝前飛走了。

出了墟後，我們開始在一片廣闊的原野上飛突，秋稻早已割過了，現在剩着的是一

片無邊的麥浪。遠遠綠色的樹林，樹林底下隱藏着不大的村莊，在村莊的上空飄散着灰白色的炊煙，我看着，心想：已經日暮了！

驅馳過這片闊大的原野，我們便進入了一條狹隘的山谷。這山谷的兩面，都是高約二三十丈的大山，樹木却不怎樣茂盛，公路就築在這谷中，不怎樣寬，約在一丈半左右，沿路都有深溪流泉，從山嶺上像瀑布似的瀉下，匯注成一股巨流，洶湧着朝下游奔去。聲音是清脆而又鼓噪的，使人聽了有如生活在千軍萬馬飛躍馳騁中之感。路蓋以黃泥細沙，極平坦，可以說是我們進到北江以來最理想的公路了。因為這條路是通過不少的山嶺狹谷，所以不時要迂迴曲折，常有走不到二十丈遠而要曲折至五次之多的，真可為奇險，敵人要是想通過這一條障地，實有不可想像的困難。

我們出了山谷後，就在一個砲壘口遇到一隊駐防軍，為要調查我要去部隊駐防地的方向，我叫司機員把車停下，一個排長代表了這隊駐軍的首長，從山洞內出來走到車前。

我說：

「你知道八十×師的師部駐在那兒？」

他搖着頭，抱歉的說：「我們無法知道。」

「你們是那一個部隊？」

「獨×十旅。」

「你知道××村在那兒？」

「沒有去過，但却聽說過，大概是在前面吧。」

我們的車繼續朝前開去，這次開得很快，爲的是要在天黑以前趕到××村八十×師師部。在那兒，我將要執行長官交給我的任務，召集全師士兵，以余總司令代表的資格向他們訓話，并頒發慰勞金。然後，我再繼續前進，進到更前線去，使士兵們知道他們雖然打了敗仗，但是總司令還是照樣的關懷着他們，給他們以犒賞——

「士兵同志們，我們雖然遇到了小小的挫折，但不足以使我們喪氣。我們的戰略是持久，能夠達到持久，能夠消耗敵人，能夠保持我們廣東精神的優良傳統，我們就勝利

車進入了一個荒涼的人口稀疏的地區，經過了一個相當大的墟場，——青塘我們想停下來找老百姓問路，但是走遍了全墟都找不到一個人來，五十幾家店門都關得緊緊的，沒有一個人，就是狗也找不到一匹。真奇怪，這兒離開前線還有一百多里，但老百姓都走光了，司機員告訴我前天敵機曾來這兒炸過，約有二十分鐘丟下了石頭三塊，手榴彈三枚，只傷了一個趁墟老太婆的小指頭，大概是爲這個原故，老百姓都逃光了。我們不再逗留下去了，開着車就飛奔出墟。

在一座野林外，我們遇到一個徒手兵，他的服裝襤褸不全，爲了抵抗夜風的襲擊，他把毛毯連頭包起，腳上綁腿還齊全，但兩足却是赤光的，用兩塊爛布片包着，作爲草鞋用，手中扶着拐杖一跛一跛的走着。司機員看見天已漸漸的黑了，八十×師師部駐防地還不知道，心中着急起來，凡是路上可能遇到的人，他都要停下問一問：××村在那一方向，怎樣走，對這個疲憊的徒手兵，他當然也不肯放過，因此他把車開到這個吃驚

的士兵面前就突的停下，並且伸出頭去向他嚴厲的叫着：

「你是那一個部隊的？」

「八十×師！」兵士驚顫的回答，準備去掏藏在袋裏的符號。

「你們的師部在那兒？」

徒手兵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你的部隊呢？」

他又是搖搖頭說：「我不知道。」

「見鬼，連你自己的隊伍也不知道。」

士兵用他乏神的眼光，轉向我來，打量了一會之後，才低聲說道：

「報告長官我是落伍兵，我自己已走了六天了，還找不到自己的隊伍。」

我們不得要領地又把汽車開走了。

這時我們重又進入山谷中了，這兒的山比剛才看見的還要高，路比剛才走的還要彎

曲，而且還有許多是在斜坡上。雨忽又滴滴嗒嗒的下起來，山野在迷朦中黑了，細雨的網點，把它織成一幅灰色的幕，氣候驟然變冷，而野鳥則哀啼着四處飛撲。

司機員哭喪着面，他不時拿着手錶看，又去對油門的儲油表，終於他目不轉瞬的低聲問着我道：

「報告長官，不知道我們還要走幾個鐘頭才能到？」

我回說：「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沒有一個人知道，我們還要朝前一直走？」

「一直走！」我有點氣憤地回答。

等了一會，他又說：

「到了目的地後還要回頭來？」

「當然要回頭來。」

「但是」，他嘆息着說。「我怕我們的油量不夠了。」

我沉默着。

「你爲什麼不多帶？」

「我不知道要走這麼遠。」

雨迎面打將過來，把車前的玻璃淋模糊了。展開在面前的好像是一片雲霧的幻境，我們就在這幻境中馳騁着。

「你吃過飯出來的？」司機員低聲地問坐在他旁邊的勤務員。

「沒有！」勤務員搖着頭說，「我們以爲不遠。」想了一會又補充着說：「官長也和我一樣沒有吃飯。……」

司機員沉默着，過一會他用憂愁的聲調說：「從下午一時半起，我就一直沒吃過一點東西。」

「我們能在前面的村子裏找到吃的？」我忍耐不住了，我覺得這傢伙雖然討厭，但也蠻可憐的。

「大概可以想點辦法。」司機回說：帶點希望的神氣。

也許爲要找村子解決肚子問題吧，他就自作主意的把車子放慢起來了，兩眼且不斷的朝公路兩旁搜索。剛開到一個斜坡上，他就突然把車停住，并吃驚的叫了起來：

「有辦法了！有辦法了！」

並沒有徵得我的同意就停下車，并且跳了下去，很快的在微雨中消失了。

「怎麼回事？」我被他這樣放肆的行爲弄得莫明其妙了。

「他看見那邊有一個村子。」勤務員興奮的說，他的兩眼注視着車外，不遠有一盞微弱的燈光，在雨中閃爍着。

「你下去看看是怎樣個村子，同時問一問老百姓，我們要去的地方怎樣走。」

勤務員接着也下車去了，現在留在車子里的只是一個孤獨的我。

十分鐘後，他們都滿透濕的回來了，有一個穿雨衣拿手電筒的軍官走在他們的前面。他說他是八十×師留守處的負責人。

「你們的師長呢？」我問。

「師長帶着隊伍出發從化去了。」

「什麼時候開走的？」

「下午三點鐘。」

「朝那方面走？」

「沿公路可以追上他們。」

「前面沒有什麼問題？」

「趕快追上去還沒有什麼問題，遲一步怕公路破壞了。」

「開車！」我焦急的對司機員叫着，他這時還站在雨中，正和勤務員在計劃晚餐的
事情，這兒留守處的特務長答應他們，可以在這兒開飯。

「到那兒去？」他驚愕的睜大了眼睛，不知所措的說道，在他面上浮泛着的是充滿
了絕望的光輝。

「向前去，趕上隊伍！」

他沒奈何地重新坐到司機座上，把油門打開，讓這匹小甲蟲呻吟着，朝山坡下爬去。

「對不住，」我對那位留守處負責人說。「我有要緊公事，非趕上他們不可！」

汽車在狹谷內曲折的飛馳着，山野淒清的哭泣着，大點的雨滴雜着雪珠噠噠的響着，敲在這個車子的前後左右。我沈浸在另一種急躁的情緒中。

我覺得我已經過了很久了，打開電筒一看，錶正走到十一時二十五分。我們已經離開了那留守處將近八十公里了，但是隊伍還沒有趕到。「也許他們在路上遇了雨，在什麼地方停下了？」我想，「不對，他們是看見天要下雨才出發的，顯然他們是利用着這樣的天氣才出發的。」

車又臨到一個斜坡了，正想疾馳而下通過那座大木橋，想不到司機員突然吃驚的叫道：「不好了！」車跟着劇烈的震蕩一下停下了。他打開車門出去，回來說：前面的橋已

經被破壞，車通不過了。我不相信，也不敢去相信，跟着也下車，利用那極有限的手電筒的光照着，只見前面橫着一條約有一丈半寬六丈左右長的大橋，橋板已被破壞了，橋下是一條深溪，深可二丈，山泉從各地匯注成股，在橋左邊傾注而下，變成巨大水流，在橋底下汹涌着奔向山谷奔去。

我在橋頭站着，望着橋的對岸，那兒的公路也已被破壞了，還可以看見新鮮的紛什的足印。我相信那龐大的部隊，正從這兒過身不久，朝廣州的外圍推進了。但是，我已不能再繼續追蹤前進，就是橋梁沒有破壞，公路已殘碎不堪了，也沒法子再朝前走。

「我們怎樣打算？」勤務員看見我一言不發的，站在橋頭望着溪流，雨水已使我全身濕潤了，但我却像失了知覺的還在那兒站着，他便走近我，並用担心的聲調說道。

「把車上的燈熄了，我們在這兒等到天亮！」

我對他發着簡單命令，便又漠然地來回走着。照事實看來我們非在這兒過夜，等到天亮丟下汽車渡過溪去追隊伍不可，上面交下來的任務關係着這一次反攻戰役的士氣，

我們不能爲了困難而空手回去，更不能讓這樣多的時間白白的浪費在無代價的奔跑上。我不能，我低低的告訴自己，幷想把這意思也通知那位隨從的同志知道。

汽車退在一邊，把燈熄了，夜雖然變得十分靜寂，但是我却可以從山谷的回響上，聽見遠處傳來的砲聲，清晰而沉重的和雨聲交織着。

當我重新回到車上，我便被一陣勻整的呼吸聲所包圍了。「他們忘記了飢餓，他們都睡着了，」我想，「像山谷的夜，這樣幽靜的，甜蜜的！」

但是砲聲使我感到振奮，我只能睜開眼睛望着漆黑的夜空。我，睡不着。……

九月。

三個女壯丁

一

我要從西江回韶關。

在稅警總團部工作的朋友，帶我去找一個司機。他說：「只有這一輛車是空的，今晚就要開回頭，你可以和他一同走。」

司機從一間離我們不遠的草棚內，蹣跚着走出來，滿面睡容，好像才起床似的。他站着草棚前，有點不高興的樣子，用懷疑的眼光，灼灼的盯住我。

爲着避免敵機的空襲，這兒的機關差不多全部都從城裏搬走，散落在附城各村莊，岩洞，樹林內去。我們現在到的，就是一片長約半里的松林，汽車隊和修理站設在這

兒。在松林與公路間，他們築了一條小小的路，貫通着，所有從××來的運輸車，當他辦完了交代，就開到這松林內來，全身披掛着偽裝，停下休息；要從這兒出發到別地去，汽車也是由這兒派出的。

這時候留在這臨時汽車站內的汽車，已經很少了，其中有六輛因機件發生障礙，正由修理站的工人忙碌地修理着。我要坐回去的汽車，並不屬於這個汽車隊內，它是屬於另一個部隊管理的，司機沒有帶上符號，也不穿制服。

「前天他和他的同伴，」朋友說，「運輸了一批軍用品來，他的機件在中途損壞了，讓他的同伴先回去，他留下來修理。」

我向司機走去，和他交換着簡短的談話。他還是一樣不高興，話答得很少，而且是那樣地無精打彩。他似乎在想什麼，皺着眉毛，沉在深思中。

「老王你沒有睡醒？」朋友伸出手去拍他的肩膀，把一枝美麗牌的香煙送過去。

「沒有關係，我們可以一同走。」老王文不對題的答着，露出了惶惶狼狽的神氣。

朋友笑着，我也笑着，老王也跟着也莫明其妙的笑起來了。

我們在那草棚內逗留了十五分鐘，老王告訴我：

「六時半開車！」

走出松林後，在路上我告訴朋友，關於我對老王的印象：「完全是一個糊塗傢伙。」朋友微笑着搖頭，表示不同意，後來他嚴正的說：

「這回你看錯了！」

二

六時十五分鐘，我背着背囊，扶着拐杖，通過公路到汽車站去。車已經整理好，正要開動，老王站在車前，兩手插着腰，嘴上含着香煙，滿面和氣的對我打招呼道：

「你來得正好，我們就只等你一人了！」

我在車上看見三個戴軍帽的女孩子面孔，她們成個一字形站着，把前身俯在車棚

上，遠遠的凝望着公路。

「對不住，害你們久等了！」我抱歉的說着，爬上車去。

老王把煙蒂頭丟在地下，打開車門就爬上司機座，在他旁邊坐着他的副手——一個不到十六歲的小伙子，已經睡着了。他開着油門，不時從他後面的小窗洞內回過頭來看，向那幾個女孩子點頭，微笑。

「你們坐好，車要開了！」

接着汽車大聲的呻吟起來，發着抖，輕輕一前一後的擺動着。突然劇烈的跳了幾跳，望公路那邊蹣跚着開去。

這一帶公路因為軍運忙碌，損壞過大，變得十分崎嶇不平了。我們在車上，不斷從坐位上被抖得高高的跳起來，有時用手把得緊，沒有跳起來，却要劇烈的往左右搖幌。走過不遠的一段路，我已被震得頭昏。那三個女孩子也沒有和我兩樣，她們坐在我對面擠得緊緊的，有時被抖得高，就尖聲的叫着，詛罵着，等車恢復原狀又互相的望着，哈

哈的笑起來。

我想從她們的證章或符號上，去發現她們的身份。但是搜索的結果，却一無所得。她們既不帶證章，也沒有符號。和平常人不同的，只是身上的那一套褪成淡黃色的軍裝。我的存在，在她們的心中好像不當那麼一回事似的，她們既無意和我「尊姓大名」，也不點頭對望。因此當車走到最平坦的那一段路時，她們就放肆的大聲對起話來了。

「這次離開，我沒有別的留念，就只關心阿劉她們。大家都走了，看你兩三個女孩子想得到什麼辦法！」說這話的是那個年紀最少，犬牙上鑲着金牙的女孩子。

「我看見她們哭得那樣，真難過。」胖胖的那個嘆息着，好像一個悲哀詩人似的。

「難過也沒有用處，到了這個時候自己不爭氣，那才活該呢。」長着一副棗子面的，變得非常憤慨了。「人家肯發給我們幾塊錢疏散費據說是客氣了。他要我們走，我們就走，有什麼留戀的？既沒有工作，又要天天受人家的氣。……」

「早知道這樣，我也不跟他們來。」胖胖的失望地說。

「不來 你打算留在廣州給日本鬼當小老婆！」棗子面的冒火了。

「漢奸亡國奴才這樣想！」胖胖的也不示弱。

「那麼，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早知道這樣，就該去參加戰工隊。」

沉默着。

對面有好幾輛軍用車，拖了一長串灰塵迎面撲將過來 她們都把頭往後掉轉過去，掩住呼吸器官迴避着。

「該死！」鑲金牙的，望車外吐着口水。

「唉。……」胖胖的，深長的嘆息着。

車保持着某種速度，繼續飛馳着，在羣山之中。

落日被山峰遮住了，山野也跟着逐漸的模糊起來。

暮深了。

我們的周圍，已完全被黑暗包圍着了。

是中旬，看來該有月亮。但是，滿天只有重疊的烏雲，沒有一絲月跡，看樣子好像要下雨。山地的氣候一到黃昏就要變冷的。這時，我們正在刺骨的冷氣中，繼續朝前行進。

三個同行者，爲了車身的過分顛簸，已經十分疲倦了。胖胖的已經睡着了，棗子面的兩手抱住頭在想什麼心事，只有鑲金牙的坐得十分端正，輕聲的唱着思故鄉。

不知道什麼時候，她把自己的帽子拿開了。風銳利的刮來，把她的頭髮打亂，在空中飄蕩着。車身每一次在山角上轉彎，她就隨着朝左右搖擺，兩眼像已凝固，盯着我這一邊。

「豈有此理。……」棗子面的突然抬起頭來，發狠的自言自語着。鑲金牙的歌聲被

她打斷了，蹙着眉，回頭去看這個生氣的同伴。

「什麼事？」

「老王的話你想靠得住嗎？」她先看看司機座的小窗洞，然後低聲的說。

「曾××已說不對我們負任何責任了，我們還留在西江做什麼？老王有點吹牛，但是不要去管他，我們到了韶關再說。」

「我担心着。……」

棗子面的又把頭埋在掌中，她繼續想着，好像永遠都想不完。

鑲金牙的感情，顯然也被擾動了，她沒有把思故鄉唱下去，她沉默着。

沉默逐漸的擴大了。只聽到迎面刮來的風聲，汽車奔走的沙沙聲，有時也發出了幾聲叫人膽寒的笛鳴聲。山野沉寂着。

從她們的談話，燃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已摸到她們的引子，却還沒有找到根。我需要更多的知道她們這三個人的來歷和去路。忽然，我覺得我的勇氣十分充足，於是我向

那個鑲金牙的提議：爲了解除旅途上的寂寞，我願意和她合唱思故鄉。

她害羞地，毫不思索地說：「我嗓子不好。」接着又說：「我不會唱！」

「你們當戰工隊的，那兒有不會唱歌的道理。」我故意說她們是戰工隊，我想用這樣方法比直接去查詢她們的身份更爲方便。

「不！」她說，我們不是戰工隊，我們是廣州退出來的女壯丁。

「對不住，我弄錯了！」我抱歉地說。「你們不是都在八屬指揮部內工作？」

「最近我們被解散了。」她有點失望。

「解散以後怎麼辦？」

「各人走各人的路，沒有路的還留在西江。」

「現在你們打算到那兒去？」

「沒有定，什麼地方有工作就到什麼地方去。」

「這也不是辦法。」

「那有什麼辦法呢！不走連吃飯都成問題。」

「老王是老相識？」

「不！」她搖着頭說，「新認識的。我們聽說省會現在又移到北江了，想到那兒去碰碰看，恰恰老王來，他說他的車可以載我們去。他有把握替我們找出路。」

談話被汽笛聲打斷了。對面有軍用車開過來，老王把車放慢，當兩輛碰頭了，他們就暫時停着，互相交換着簡短的談話，又分頭開走了。

胖胖的被擾醒了，她坐起來，用手去揉眼睛，惺忪的問道：「天亮了沒有？」

「天明還在前頭。」棗子面的憂鬱的回答着。

四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睡着了。

當我被夜氣凍醒時，我發覺我們的車子已經停着。打開手電筒去照，車廂內是空

的，那三個女同伴不見了。再從小窗洞去看司機座，也沒有人，門是被鎖着了。我有點着急，我以為老王把我丟了。

「他媽的，混蛋！」

我爬下車，覺得自己是在公路上。再朝前走了二三十步就看見燈光，它正從一所僅存的、矗立在被敵機炸燬的廢墟中，孤屋的窗中透出來。我認得它是這兒的車站，我會來過。

看着那燈光，我想起了肚子已經餓了。在這車站內也許能找到老王他們，也許可以找到一點吃的，我想。於是，我跨大步，朝燈光走去。

當我走得很近，快摸得門檻的時候，我開始猶豫地站住了。有一種幽泣聲從屋內流出來，這聲音對我是那麼地熟識，我認得那是從鑲金牙的口中發出。

「強盜！——你們是一羣強盜！……」

她哀痛的叫着，又幽幽的哭下去了。

「嘻嘻，嘻嘻……」是一個生疏的男子的嘻笑聲。「爲什麼你覺得我不好……」

我在那兒癡呆的站着，我知道在這陰暗的一角，正在發生着什麼，但是，我能有什麼表示？我只是一个孤單的旅客啊！

「畜生！」我心緒不甯地走開了。

我失望地坐在車頭，眼望着從窗口透出的燈光。我恨老王，恨人間一切卑鄙醜惡的事。越想越感到生氣，不安？於是，我沿着田野大步的走，我害怕看見那燈光，我不願去看見那燈光，終於我停住了，我感到疲倦，重新回轉到公路上來。

這時燈光已經熄滅了。破碎的車站，甯靜的沉默着。

我蹣跚步到那房前去，沒有別的聲音，只聽到一聲深長的嘆息……

五

這時車又開動了。

我睜開眼，看着周圍，只有胖胖的那個，棗子面和鑲金牙的都不見了。她底眼睛紅腫得十分利害，這時正失意地坐在我的對面，代替着鑲金牙的地位。當她看見我醒轉來時，她是那麼的侷促和羞怯，面孔發紅，眼睛失神的望着車外。

天還只微微發亮，遠山被霧氣罩着，好像穿上灰色睡衣。

我朝司機座的窗口看去，還是老王和他的助手。他亢奮地，不時回過頭來看我們，露着勝利者得意的神氣。當他那狡滑的眼光接觸着我時，我是那樣地厭惡他，我簡直要對他做出失禮的舉動了。但是，我想到自己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忍耐着。

車加了速度爬過山，到一片大平原。我們要在八點鐘前趕到另一個站，要不是在八點鐘以後，就會遇到敵機的。

到X站的時候，車停了。老王從窗洞內通知我：該下車了，由這兒再走三十華里，就是我要去的目的地。

我露着譴責的面色，對他道着感謝，下車。在站口，我一直站着，眼望這輛軍用車

在灰霧中消失了，才離開那兒。

兩個月後，我從翁源到韶關，又在長途車上遇到那個胖胖的女孩子。她已改裝了，是一個十足少婦的模樣。她告訴我：她已和老王同居了，雖然知道他家裏有了三個孩子和一個老婆，有什麼辦法呢？這是命運注定的！

「你那兩個同伴呢？」我問。

「鑲金牙齒的肚裏已經有了孩子，棗子面的從二天起就病。現在已成半瘋了。他們對她不好……」

說着她悲苦的脸上，滴下了兩滴清淚。

我沒有再和她談下去，我已失了那勇氣。

四，二十四。

戰工第八十三隊

我們用很莊重的儀式，把戰工第八十三隊送走。

他們要到廣州去，到敵人的後方去。被指定的工作是：經常的供給我們以必需的情報，同時并廣泛的組織民衆，發動敵後游擊戰。

這一隊從前是十個人，經過一次改編後只有五個人，成份是大學生，中學生和小學教師，爲着工作的便利，其中并有一個女同志，一個曾在廣州當過市立小學教員的女同志。當廣州受到威脅，大部份的市民被命令撤退了，她才和她的愛人——一個中大學生，到動委會來報名參加戰工隊。他們同時被編爲第八十三，這個光榮的隊。

第八十三隊是一羣沒經過組織，沒受過訓練的知識份子；他們十分怕吃苦，懦弱，但是在血的哺養中，在工作中他們長大起來了。他們以堅定的步伐，面對着艱苦的民族

解放鬥爭，跨過了一切困難，和病和工作奮鬥着，終於他們被譽爲榮譽隊，被派到廣州去，到敵人後方去。

我們把他們送到公路上去，他們將由這一條被破壞的公路通過山地，村莊和敵人的封鎖線而到達廣州。我們彼此緊握着手，互相預祝着勝利和健康。在雄壯的歌聲中，他們堅決地走了，沒有一點留戀的。

當這一羣影子走遠了，變得十分朦朧了，我們才回轉城來，大家的心中都帶點說不出的抑鬱。

「不要爲我們的安全不安，個人的事我們已老早置之度外了。」

這是那個短小的當過女教師的女孩子臨別時給我們的話，爲了過分的感動，我把眼睛避開了一切人的注視，因爲我覺得它就要落下淚來了。……

從那一天起，我開始懷念着榮譽的這一羣。我懷念着他們中的任何一人。兩個星期過去了，有一天，出於我們希望之外的，我接到由他們遞送來的這樣一封信：

「我們很順利的到達目的地了，沿途沒有遇到什麼困難。××見到了，由於他的報告使我們特別感到興奮。工作我們照原定計劃開始佈置，情形如何，以後再給你們報告。」

以後我們就從交通站接到他們遞送來的零碎情報，這些情報幫助了我們不少，使我們更能明白敵方的許多情況，但是太零碎了，有時甚至於失了軍事和政治價值。我們把這個意見通知他們：我們需要更有軍事價值的。

這之後，我們忽然接連廿幾天沒有接到他們的任何報告，大家於是開始為這一羣年青人的安全担心了。

第二個月結束，第三個月開始了。在一個夜晚，我忽然接到了這樣的一個通知：戰

工第八十三隊有代表來，要見我。我非常高興，然而又擔心着：他將不會給我們帶來了大家時常關心着的那個不吉利的消息吧？

我在一家下等客棧見到他，一個叫做林平的青年學生，在戰工第八十三隊中他是年紀最少，也最調皮的一個。他穿着一身土佬衣服，帶着一個小包袱和極少極少的路費從廣州出發，通過了敵人的封鎖線，走了八天山路才到這兒。

爲了在談話時更能談得自由，方便些，我們便離開客棧，朝郊外僻靜的地方走去。在路上他興奮的告訴我。「我帶了三個月的詳細報告給你們。我們出發時所帶的經費用完了。最後有一個很困難的問題，要請你們解決。」

城市已漸漸的消失在我們背後了，展開在前面的是一片浩闊無邊的原野。黑暗把一切籠罩着，只有幾顆星斗在天上照耀着。

「我們接過了總會的命令，於是我們開始佈置新的工作，我們曾開過好幾次會，認爲要完成總會所指定的工作任務，必須更加深入，打進敵人的內部去。大家并且公認這

工作，只有女同志能夠負擔。……」

我靜默着，望着天上的星斗。過一下，他又低低的說道：

「這決議大家都同意，榕同志也同意，你知道那位女同志是榕同志的愛人，但是——個極嚴重極困難的問題，却在這時發生了。……」

他把自己底拐杖用力的敲在地上，好像自己是在山路上似的。

「那位女同志不同意？」我沒有等他說完，就插進嘴去問。

「不——」他說：「女同志也同意這辦法，她願意爲抗戰和民族的利益犧牲；但是她感到自己太沒有保障了，她害怕榕會對她變心，她要人家對她提出保障。」

「你們的意思怎樣？大家願不願對她提出保障？」

「我們認爲她的要求是對的。」接着她又說：「但是大家都不敢替她担保，你知道這件事不比別的，別的事情可以担保，愛情這件事情是很難的。爲了這個原因，使我們議決過的工作停頓了。」

「難道你們就再也想不到別的解決的辦法嗎？」

「不！」他着急地說：「最後我們想到了，這個辦法不但是大家認爲是最妥當，就是那位女同志也完全同意的。」

「是那一種辦法？」

「我們覺得這個責任只有總會可負，別的人是沒有力量負得起的，因此他們派我來向總會請求担保。」

這問題的嚴重性使我暫時沈默着，我不知怎樣回答好。

我們繼續朝前走去，油菜花的香味隨着微風迎面撲來。東面的山頭，有野火在燒着，成一條半里長的曲線，把半天染紅了。

「你們覺得這是唯一的辦法嗎？」我問。

「是的，我們大家都認爲是這樣。」他答，十分堅定地。

我不願使他失望，便沒有再把話說下去，而我們的談話也暫時的從這兒結束了。

我們回轉城來，街上十分蕭條，很少人在行走，夜已經深了。

第二天，林平會到總會的負責人，又從他那兒得到了幾個月的工作費和担保文件。在第三天清早，他滿意的拿起他底破舊拐杖，揩着小包袱，重新踏上征途。我把他送到離公路十五里的雨亭上，於是我們分手了。走時他很興奮的說；

「我代表八十三隊向你表示感謝，林同志我們在廣州再會吧。」

他走了，像在三月前一樣。我感動着，熱淚隨着也滴下。

二，廿八。

來自東江的童話

做小孩子的時候，每喜歡在夜間約齊了小同伴，圍着豆大的油燈，靜靜的傾聽着大人敘述那些使你忘了睡眠和飢渴的童話。

這時，我們也正像幼年時候一樣，五個人環坐着，圍住一堆野火，在山脚下的一所破廟中，用同樣好奇的心情，傾聽着一個從東江來的年青游擊隊長，敘述那些使人忘了飢渴和睡眠的「童話」。

山野沉寂着，好像死了似的。春雨像罵街婦一樣，無休止的嚙噬着，水滴從瓦片的漏洞滴下，打在三合土的泥地上，發出了輕脆的聲音。野火潑辣的吐着淡紅火舌，在每個人的面上貪饞地舐着，把這六條沉默的影子，印在污蝕的牆壁上。

年青的講述者，抬着他鬚髮蓬鬆的頭臉，向大家深沉的遞視着。之後，他底眼睛被

野火吸引着，凝住了。

他是一個游擊隊的中隊長，最近才奉派到韶關，向司令長官部報告他們和敵人作戰情形，並領取一切必需的彈藥和費用。他底軍服是那樣破而且舊了，舉着一把松木拐杖，

背了一個小包袱，迅疾地在山道上走着。他一個人孤獨地，在路上已經走了六天了，到第七天的午後，才到一所茶棚內和我們碰頭。在簡短的談話中，他知道我們是從西江剛出差歸來，而且和他是一樣朝韶關出發的。爲了減少旅途上的寂寞，他提議和我們同行，這個提議被我們熱烈的接受了。快到黃昏的時候，下了一陣大雨，我們被迫停在一所野地的破廟中，並且決定如有必要時，還要在那兒過夜。

這樣的夜、寂寞而荒涼的夜！我們開始覺得憂鬱了。

有人提議，要每個人都講點笑話，或有趣的故事，以度過這個惱人的長夜。游擊隊長說：

「我很贊成，要是大家不反對，我來講第一個。」

堂聲溢滿了這古廟，又迅速的流出了門外，和雨聲雜在一起，被吞蝕着消逝了。

「我不會講笑話，」游擊隊長接着說，用舌頭去潤濕他枯燥的嘴唇。「我只能講點我們在東江打游擊的故事，這種故事我們的政治指導員告訴我們：很像是中古時代的童話；因此，我們都不叫它做故事，我們叫它做童話。」

我靜默的聽着，想起了高爾基的俄羅斯童話。新中國的童話，正在敵人的鐵騎下，不斷的被創造出來，要是被記錄着，那將是多麼豐富的幾個巨冊！……

我沒有繼續聯想下去，我的冥想被游擊隊長洪亮的聲音截斷了。

……首先我要告訴大家的，是我們游擊隊員的生活。日本人的進攻，已使滿山滿谷的田園荒野了，沒有一個村莊不被擾亂，不被弄得雞犬不安的。因此，這些純樸的農民，就連最懦弱的也沒有例外，開始站在一邊，和敵人戰鬥了。

他們白天很少在家裏過安閑的日子，每天一早（約在四五點鐘的時候）便結隊上山，

在每一個山頭，樹林內佈下了無數的偽裝，把假人假旂故意露在外面。敵人的飛機一早便會來偵察的，當他們看見了這許多目標時，便飛回去報告。於是，在十五分鐘後，成隊的敵機出現了，駐在山脚下村莊中的敵兵，也把所有的炮位排好，成日的望那些假目標轟着，直到他們疲乏，而天也黑了。到這時，便是我們游擊小組的活動時候，游擊隊員不叫它做「夜襲」，他們說是「出摸」。

有一位姓陳的隊員，我要特別向各位介紹的，他今年才十七歲，小得要命，要是你不知道他，你會看出他只有十三四歲的樣子。這位小陳同志，是在南洋生長的，所以他不但長着一副南洋人的黝黑面孔，同時也長了一個頑強的性格。在我們的隊伍中，他是最小的一個，打起仗來也是最勇敢的一個。打仗不用人幫，他喜歡獨自一個出去「摸」。

有一次，他「摸」到一個敵兵的哨位上去，當他躲在掩蔽物中，望着那個哨所內的時

候，真有點出他的意外了，哨所內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但是日本哨兵身上背帶的東

西，却都放在地底下。怎麼一回事呢？丟那媽，管不了這許多，幹！各位知道，他是有這樣的一個脾氣，習慣於帶走敵人身上任何東西。他常常出人意外地把零星的敵人打死了，又設法去解除他身上的一切東西，帶着走。在隊伍中，他是唯一有三副敵兵軍裝和武器紀錄的掌握者。由於他頑強的習慣，已在隊伍中普遍的造成一種新風氣，游擊隊員們在組與組之間，小隊與小隊之間，定下了競賽辦法：看誰把敵人消滅得多，看誰繳得敵人的軍裝武器多，誰就勝利，誰就坐「飛機」。

這個小傢伙，當時興奮極了，他用蛙式的動作，往敵人的哨所爬過去。他要背起放在地下的那許多東西，他要完成他第四副的紀錄。當他爬得很近，只差一步了，突然他被一個鴨叫似的聲音捉住了，他把自己的神經鎮定一下，回頭去看，丟那媽，真豈有此理，一個日本兵正在漲紅着面孔，蹲在草地上大拉其屎。這小陳同志，不慌不忙的向他裝了一個鬼面，隨手抓住一個防毒面具跳起來就走。那個日本兵急得連屁股也沒措，拉起褲子就來追。他追得太急了，連鎗也忘記帶。兩個人一追一跑的繞着那片田野走，後

來就在樹林裏捉起迷藏。日本兵太氣憤了，不斷的向他揚着拳頭，但是小陳同志却回報他一個叫人哭笑不得的鬼面。等日本兵的氣被激起來上前來追，他又拚命的跟他在樹林里繞着圈子跑。這樣過着廿分鐘，那個日本兵倦了，變得十分失意，那是「皇軍」的防毒面具啊！却給一個支那小鬼搶着去了，怎不叫人生氣呢？他坐在樹底下，他要想法子把那東西從這小鬼手中要回來。

我們的小陳同志，這時却乘對方筋疲力盡的時候，不動聲色的溜走了。你以為他回到隊伍裏去嗎？不！他可不那樣傻便宜了敵人，他在樹林裏轉了個彎抄着另一個小路，重新再回到日本兵哨所內去，無阻地把武器和一切東西都帶走了。

當那位日本兵發現了他的「可怕的支那人」不見，而十分失意回去的時候，在他的哨所內沒有看見別的，第一眼看見的，只是一隻用木片畫在沙地上，背上寫着「日本兵」三個字的大烏龜。……

聽的人，被這個故事逗引得發狂似的笑起來了。但是年青的游擊隊長却仍舊是那樣

地嚴肅，他低聲的說：「要笑的事情還多哩。……」他沉默着，深深的陷在自滿的回憶中。

游擊隊長，看着那吐得高高的火舌，又看着各個人發紅的面孔，過一會他繼續着說下去了。

有一次，三個日本兵被派到鄉下來徵牛，他們一共跑過三個村子，牽着廿一隻好「菜牛」，分三批牽走了。大部份「牛的所有者」，認為這是不可征服的命運，他們沒有怎樣抗禦，就把自己的所有物放走了。其中有一個姓王的農民，可不這樣想，他有他跟別人不同的想頭，他的牛是在第三批，於是他就跟在第三批自己的牛後面。

他們——日本兵與中國農民，一路相安無事的走着，有時這個農民還用自己的拳頭去趕牛，幫日本兵的忙。日本兵十分安心，他沒有想到會有什麼新的困難事情會發生的。

他們必須經過一個很狹的山角，這個山角的正中還要轉過一個彎，這個彎非常險要，一邊是一面壁立的大山，一邊是一條約有廿幾丈深的深坑。轉過彎的人，雖然互相的距離只有丈把二丈遠，但是在前面的却很難看到走在後面的。當這個日本兵得意忘形地用八字腳蠢笨的爬上山角，並且開始在轉彎的時候，鄉下人突然追上前去，拉住自己牲口的尾巴，死命不放，嘴裏連聲的嚷着：

「打啊！游擊隊打上來了！」

這事情發生得這樣的快，這樣的兀突，連那個日本兵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於是他心中一慌，把手中的繩子放鬆，牛也就給拉回來了。當這個鄉下人重新牽住自己牲口的繩子，臨着高地往山底下看着時，他看見那個可憐的日本兵，手中只剩下最小的一隻牝牛，連頭也不敢回，汗淋淋的，飛也似的趕下山去。其他的幾隻，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却已閉散的跑到草地上啃草去了。……

火燒得太旺了，游擊隊長的面上有幾滴汗珠被烤出來，掛在鼻尖上，他用手把它揩

去，重又說下去。

有一個村子，一個壯丁，當他還來不及爬上山脚，敵兵的繩子已經套上他底頸子了。你們想一想，除了用死去抗禦，他當時還有什麼別的辦法？但是，他一時鼓不起那勇氣，他軟弱地屈服了。

敵人對他還客氣，沒有把他殺死，只叫他暫時充當挑夫，另有一個武裝日本兵押着他。

他隨着日本兵大隊走，從這兒到那兒，又從那兒到這兒，也不知道走了多少時日。有一天到了他所熟識的一個地方，不知道爲什麼，他忽然覺得他的脚應該稍爲跛一點，於是他變跛而且落後了。

當大隊和他們到了差不多要脫節的時候，他忽又覺得他底扁担應該斷，他不知怎樣當真弄斷了；於是，他把担子放在地下，告訴押担的日本兵說：

「我沒有辦法挑了！」

日本兵用脚去踢他的屁股，鴨子似的叫嘈着：

「沒辦法也要挑。」

「你沒看見扁担斷了？」

扁担斷了！日本兵伸手去摸一摸，不錯，是斷了！但是不走行嗎！你看那大隊走得那麼地遠了，日本兵焦急地在地下跳着。

「你你……要想辦法！」又是一隻皮鞋脚。

那個壯丁向四面看着，於是他就靜默的舉起一隻手，指着公路旁的一叢竹林。日本兵會意了，他高興得小孩子似的啊啊叫着，跨步就走過去，後面跟着那個壯丁。

日本馬刀在竹桿上飛舞着，但是這太吃力了，汗珠沿着日本兵多鬚的面上流着，他先脫帽，後來又準備打開衣服。

「我來替你砍。……」

日本兵高興的接受了，他一點也沒有猶豫，就把馬刀遞將過去。但是這把雪亮的日本馬刀，不再是在竹桿上飛舞了。日本兵的頸子在一分鐘後，便冒着鮮紅的血液，而且軟弱地倒下去了。

雨聲勻整的打在瓦片上，發出了清晰的滴答聲，和野火的輕爆聲相應和。大家靜默着，沈浸在童話中了。

……我們在困難中戰鬥着，雖然得到很多勝利，但是被打擊的事情也常常發生。有時我們突然被包圍，整個中隊被消滅了。上個，在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戰役中，我們有四、五十幾位同志光榮的戰死了，另有十三位是被活活的俘擄過去的。

這十幾個不幸的弟兄，被關在一所破廟內，有二十個日本兵看守着他們。這些日本兵，可憐的蚊蟲，無數游擊隊的騷擾和攻打，使他們疲憊地睡熟了。弟兄們在草堆上翻

來獲去總是睡不着，每一個人都在肚裏想：「怎樣才能擺脫這虎口呢？」

有一位姓王的小伙子，不知道怎的突然胆大起來，偷偷伸出一隻腳去，輕輕的把日本兵碰了一下。第一個沒有動靜，第二個也是一樣，一直到了第六個都沒有兩樣。他心裏想：「生路來了！」於是他悄悄的爬起來，用牙齒咬斷了另一個人的綁，把大家都解放了。他們要一齊衝出門去，是一點也不會困難的，因為連那位哨兵也睡着了啊！

成排的日本槍掛在壁上，它們被擦得那麼地亮，在黑暗中閃着光。這不幸的一羣，他們忘記了自己在災難中。

他們把日本兵的槍，和一切能帶走的東西都帶走了，好像剛做完一次遠地旅行似的，安全的回到隊伍中來。

雨，停了。月亮在雲海中時沈時現的流動着。

野火還熾盛的燃燒着，但是講述者已經疲乏了，他呵着氣而且把眼睛閉着了。

那樣乾燥熱悶的空氣，使我頭痛，我需要點新鮮的空氣；於是，我站立起來走出門去，在濕潤的山坡上散着步，看着那個漸漸西沉的月亮，心中被一種空虛的情感洋溢着。

當我回轉來，他們已經睡着了，野火的餘燼還在燒着，我在背囊上坐下，把頭埋在手中，傾聽着遠處傳來的鷄鳴聲，低聲的告訴自己：

「天就快亮了！」

三，卅一。

鄉村自衛團

我們奉派組織戰時工作督導團，開到這個城市來，作戰時的督導工作。

廣州潰退的大混亂，已像風暴一樣的過去了，留下來的，只能殘碎的不安和疲憊。

這個城市距離從化前線，只一百幾十里。由於它地勢的險要，由於一個新的政治軍事中心在這兒形成，遂決定了它底新價值。無數的電訊寫着這個古老城市的名字，無數人唸着它底名字，而實際以後北江大決戰，也將以這兒爲兩軍死爭的據點。敵人這時雖無意，也沒有那樣大的力量東進，但是空襲的次數，却逐漸的增加了。多數的建築物因之被炸燬，市民們成千的在空襲下受傷，死亡。

我們開到時，正遇到大轟炸過後的第三天，由於大批市民被疏散到附近各村落的結果，這個殘碎不全的城市，就變得非常落寞，恐怖和謠言，有計劃的被散播着，流盪在

每一個角落里。

我們去見縣長，這位肥胖的善良的先生，露着他愉快的面孔，堅定地說道：

「我相信我們會在困難中想出辦法的。這個城市我們必須保住，它在粵北所佔的地方實在太重要了。」接着他說，「我們并不看重謠言，我們也不願作任何遷移的準備。」

離開了這一位善良的紳士，我們再去看游擊隊司令。他正在參謀室內，伴着他底主任參謀，埋頭於一張大地圖上。他們詳細的研究着，用紅藍筆在上面做着記號。他從他底繁雜的事務中抬起頭來，和我們每一個人握着手，並且很愉快的告訴我們道：

「我們正準備為保衛北江而戰！」他在這兒頓着約三分鐘，於是又加重語氣地不時拿拳頭在空中幌動着，說道，「全區自衛團集中訓練令已經下了，我們要使這些淳樸的農民，受着一切必要的技術訓練，並重新把他們加以武裝。」

這是一件相當重大的事情，全區的自衛團將有八千人，要從五個不同的縣份，一百幾十個村莊，丟下農具和耕牛，帶着槍枝子彈，暫時的離開了他們的家屬和田園，集中

在一個地方，接受着嚴格的軍事訓練，並且要在必要時，開上前線去和敵人搏鬥；爲這個殘破的城市，爲自己的家園、土地、農具，耕牛和妻女而搏鬥！平時沒有組織，動員時缺乏宣傳，在短短的半個月內，要完成這個重大的任務，可能嗎？我開始爲這一個偉大的動員計劃而懷疑了！

現在，我們是在奔赴鄉村的途中。在深冬的晴朗的陽光裏，這個殘碎的城市被我們遠遠的丟在後面，消失了！我們沿着一條平坦的公路走去，準備拜訪沿途的村莊，查詢并探訪我們想知道的一切。

路上的車運十分忙碌，大部份是從戰區內撤退下來的。市民們帶着他們的簡單行李，攜老拖幼地朝着我們同一的方向走去。他們是從城里疏散出來的，有些要到附城村莊親戚家寄住，有些是暫時出來避飛機，等到過了下午三點鐘又仍舊回轉城去。在同樣情形下，我們却看見了成羣的農民，穿着舊灰色制服，背着竹笠，用槍桿挑行李，嘴裏哼着義勇軍進行曲，從許多村莊中出來。他們大踏步的走着，朝和我們相反的路，走向城

市去，他們都是農民自衛團的團員，要去參加集訓的。

離城約三十里，在路旁一所茶棚內，有兩個「看路」的自衛團員，正用他們的粗厚的手，高舉着茶盃（用以代酒盃）爲十三個村鄰餞別。

「弟兄們先走一步，我們就等在後面跟上去的！」守路的自衛團員感情地說着，於是高舉起茶碗乾盃。

「在家鄉守衛也是一樣。……」參加集訓的自衛團員，他以同樣完全感情的聲調說着，爲了表示友愛乾盃了！末後，他們互祝着健康，動身走了。

「守路」的自衛團員，憂愁地站在茶棚外，望着那十三條好漢的背影，聽着他們遠遠唱着進行曲的歌聲。於是，他們感慨地嘆息着，回到他們固定的崗位去。

我們親眼見着這壯烈的場面，大家都覺得不願意放過這個機會。於是，就從茶棚內直走向自衛團員「守路」的崗位去。他們客氣的接待着我們，并用疑慮而又胆怯的聲調，答覆着我們提出的問題。

「你們是那鄉的自衛團？」我們問。

「××鄉！」他們答，眼望着這一羣不速客。

「要一天到晚在這兒站崗嗎？」

「不！」他們搖着頭答。「我們只站上班六點鐘，下班也是六點鐘，另外有人負責。」

「爲什麼你們要在這兒設崗位呢？」

「嚴防漢奸和土匪！」他們毫不思索的回答着，也許覺得我們并無惡意，就變得非常的興奮，叨叨不竭的說着，有時在他們自己回答中間出了小小的出入，於是又自己爭辯着，但是花費的時間都十分短，不用人從中調解，他們就又会自動統一起來了。「他們一樣受着日本仔的利用，來搗亂我們的後方。」

「你們會抓過他們？」

「上個月幹掉了三個，現在已經不敢來這兒活動了。」

「他們怎樣來活動？」

「多着呢，」於是，他們中的一個，搶着像背書一樣的唸出來。「比方日本飛機來時放信號，在水井內放毒藥，還有是畫地圖。土匪就打劫來往的鄉下人，偷牽農民的耕牛。……」

「你們用什麼方法證明他們是漢奸？」

「他們身上都帶着記號，還有這些衰仔經不起輕輕一打，就自己講出來了。」

「你們出來站崗是不是都受了報酬！」

「不！」他們同時搖着頭說，「大家都是盡義務的，連伙食也還是自己出的。」說時他們中的一個，突然用手指着對面的一條村道，「我們的人從家裏替我們送午飯來了。」

我沿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村道上，我看見一個年青婦人她手攜着一隻竹籃子，健步的走向這崗上來，她一會就走到了，在這兩個自衛團員（其中有一個是她底丈夫）面前排着兩份菜飯。於是便坐在一邊，眼望着她底男人一口一口的吃着，一邊訴說着家

常，當男人們把午飯吃完了，她便默默的從地下拾起殘餘的飯菜，走着原來的路回去，像來時一樣的和諧親切。一年多艱難的抗戰，不但使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縮短，也普遍的燃起了各種愚頑人們對於祖國的熱愛。

我離開了這崗所，走向十五里外的一個村莊去。在鄉公所內一間擁擠的房子中，我們找到自衛團大隊長。他是這一鄉的鄉長，大隊長是在半年前才兼的新職，這時，他正在一面用他半冷的飯菜，一面對十五個自衛團員訓話，這些團員們已經整好隊，正待出發受訓。

「你們並不是去當兵，」大隊長一邊嚼着飯粒，一邊說着。「自衛團是組織起來保家鄉，保自己用的。這一次上面叫你們去集中訓練，絕對不是要把大家編去當補充兵，不要擔心，上面的意思，是想給大家有更多機會學習打仗的方法。大家要知道，現在打仗的方法和從前有很多不同。日本仔有飛機，坦克車，大炮和別的許多武器，我們自己要是有一點知識也沒有，不要說把他們打倒，就是防他來打也沒有辦法，集中訓練的意思

就是這樣。……」

他把話暫時停着，很響的喝着湯，忽然又抬起頭來，看着一位中年農民問道：

「阿六你一共受過多少天軍事訓練？」

那個叫阿六的，面突然變得紅紅的，好像做了壞事忽然給人家發覺似的。嚙了半天，才回答出來：

「一共三天。」

「三天，」大隊長吞下一口菜說。「訓練三天連槍都還打不準，怎能去打日本仔呢？」於是他回頭去看大家一眼。「只受過三天訓練的，一共有幾個？」

「我們都是一樣，」大家難為情的低聲回答。

「你們自己想一想，」大隊長十分憤慨的說道。「僅僅只有三天訓練，而且大家都是一樣！」

「平常時大家都太忙了！」有人訴苦道。

「我們也知道訓練重要，但是有什麼辦法呢，田里不能沒有人去照顧，現在活也難做，土產沒人要，穀價又低。……」

「教官只教我們三天便走了。」

「政府沒有打算叫我們受長一點時間訓練。」

農民們胆大起來了，每個人都爭着說自己的苦悶的事。但是，大隊長沒有再允許他們說下去，他擺着手表示「我什麼都知道了」，叫大家關了嘴巴。於是，他接着說下去。

「這次集訓大家都要努力學，要守規矩，不要丟我們鄉里的面，訓練好了將來好去打日本仔。日本仔是紙老虎，看怕人，肚子空的。……」於是他站起來，用手帕拭嘴巴，給每個自衛團員握手。「現在你們可以走了，大家都在墟場口等着送你們。好弟兄！記好我的話，不要太丟鄉里的面。」

自衛團員嚴肅的排着隊，走出鄉公所。大隊長陪了我們送在後面。這個小小的行列，通過了一個小墟場，沿途都有人放鞭砲，鄉立小學的學生，已經先在墟場口列開隊，

手中搖着紅綠小旂子，由一個穿草鞋的女教員領導喊口號。另一邊是壯丁家屬，老老少少都有，她們興奮地在那兒站着，大聲囑咐她們的丈夫兒子，打日本仔要努力，身體多替自己照顧。自衛團員用同樣愉快的聲音，回答了他們許許多多願望。於是最後小學生唱畢業上前線，小旂子在空中搖得別別的響，自衛團們揚着手，高舉起手中的鎗，大喊：「打完日本仔再見！」一時歌聲，笑聲，談話聲，敘別聲，什亂的充滿了這墟場。

「不要丟鄉里的面！」大隊長含着滿眶清淚，站在歡送者的最前面，高高揚着手大聲喊着。

「決不丟鄉里的面！」向前走去的行列，也以同樣清晰的聲音回答着，他們通過田野，轉入公路，而終於在塵霧中消失了！

「這就是你們想從我口中知道的事情，」大隊長回頭對我們說，好像直到這時才注意到我們的存在似的。「一六（鄉名——作註）的青年從沒有丟過鄉里的面！」他接着說，用手輕輕的抹去面上的淚水。

「他們知道怎樣使自己做一個好國民！好像知道怎樣才能使自己田里的穀子收成變好一樣。……」接着他說：從抗戰開始到現在，他們這一鄉已被徵去四十五個壯丁，沒一個逃回來，他們在好多戰場上，替國和鄉里爭着光榮。

我們回到鄉公所去，一個年青的農民，帶着他底槍，正焦急的在禮堂上坐着。看見我們進去，就恭敬的站了起來，他畏怯而且十分生硬的先向大隊長敬着禮，然後用發顫的聲調訴說，他的哥哥（被指名抽調的自衛團員）因為忙着農事不能出來，叫他來頂替，他不知道大家出發了這樣早，來遲了一步！

「槍枝和子彈都帶齊了！」大隊長問。

「全帶齊了！」

「你今天來得不湊巧，只好等下批出發了！」大隊長和靄的說着，帶他到隊長室內去，在那兒他將把他底名字槍枝和子彈登記上簿，然後叫他的一切東西都留下。空身的回到家里去，靜等保甲長通知下一批出發日期。

他出了隊長室，帶着不幸和憂愁的頭步，退出去。在田野的盡頭，在陽光下不見
了！

下午，我們離開了那兒，在短短的幾個鐘頭逗留中，我們得到一個不輕易得到的結
論：農民們已開始知道，用什麼去表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了！

五，六。

少年隊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從上海到廣州。

一個星期後，在我的新寓舍內來了一小羣廣東少年，他們自己介紹着：是來看我的。

領隊的是一個肥肥黑黑的十四歲的女少年，不會說普通話，她用廣東話說着許多客套和來意，而由一個瘦長的男少年轉譯成「官話」。這位翻譯員的「官話」也說得相當糟，但他却很自滿，從他面上飛舞着紅光可以看出來。有時當我表示對他的「官話」還不能完全明瞭時，他就着急得要命，一再的用他咬住舌頭似的語調，配合着表情動作，毫不厭倦的重複着敘述，一直到我明白為止。

這個有趣的少年，後來他們告訴我，綽號叫「小王先生」。他的確和影片上所演的

汪先生沒有南樣，差的只是身材沒有那樣高大，還缺着兩撇八字鬚。

「小王先生」住在我隔壁的那條馬路，他每天清早從家裏出來到他們的團體去工作時，一定要經過我們這條街并停在街中，面着窗站了一會或叫兩聲，看見沒有人伸出窗來和他招呼才悄然離開；晚上從團體回到家里去也是一樣，在這期間內，他也時常到我家裏來，有時是一天一次，有時是兩天一次；有時要我教他普通話，（他已開始發覺他的「官話」不該自滿了，因為人家還聽不懂。）有時要我替他們寫兒童劇本，他說：「我們正在準備着兒童節的工作。」第三件是，把他的文章拿給我看：「不要客氣的指教指教！」

這樣過了將近一個月。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批閱由他執筆的一個兒童的集體創作劇本。時候已經不早了，雨正在下着。忽然有人走上樓來，并敲打我們的門，女佣人出去替他開門，回來時告訴我：「有客人來，在會客室內等」。我開了臥室的門出去，在刺眼的燈光下，看見一個瘦長的背影，他的面孔向着窗外，向着黑暗中。但我馬上就看出來

了，他是——小王先生。當他被我的脚步聲驚醒而且轉過頭來時，我看見他的眼睛腫着，衣服潤溼的。

我向他點着頭要他坐下，但他却沒有反應。

「你剛從團體內回來？」我說，坐在他對面的沙發上。

他搖着頭，重新回過頭去，靜默的凝望着窗外。

雨下得更大了，打在瓦片上發出了清晰的聲音。

「你，生病了？爲什麼一句話都不說？」

「我」，他等了一會，嗚咽着說，身體還是照樣不動。「我從家裏逃出來！」

「爲什麼要逃？」這個少年粗野的舉動深使我吃驚。

「全家人都壓迫我，要把我關在學校裏讀死書，不讓我出來幹救亡工作。」

「就是爲了這件事你逃出來？」

「……他們用繩子綁住我，說要敲斷我的賤骨頭；但是我把繩子咬斷，從窗口逃出

來。」

「你從家里逃出來，以後怎麼辦呢？」

「我打算投軍去！」

我笑着，并告訴他對他的想法不表同意。「軍隊不需要沒有作戰經驗的小孩子。」
我補充着說。

「這有什麼辦法呢？好像命運注定是這樣，我和他們是不能妥協的！」他把「妥協」兩字說得很響。

「是爲了他們要敲斷你的賤骨頭？」

「還有不給我思想的自由！」他毫不思索的補充着說。

我又笑了。

「誰告訴你這許多？」我說。「你這時離開了家庭還太早呢！」

「高爾基也是很早離開家庭的，但是他却幹得很成功！」

我點頭，但我却告訴他：我不贊成他這樣，因為他和高爾基不同。

「要是你把我當先生看，」我接着說。「你就要聽我的話。」

「你要我怎樣？」他睜大了憂慮的眼睛。

「我不贊成你出來，我要你回家去！」我堅決地說。他想了一會，他的頭慢慢的低下去。

我們在靜默中過着。約在十五分鐘後，他突然輕聲的嘆息着，默默的朝門那邊走去。我沒有徵求他是否同意，我拿了雨衣跟着和他一起下樓去。在雨夜的街上，我們沒有交談過一句話，沉默的走着，一直到我望見他敲了門進去，才安心的回轉寓來。

第二天，我正要起床的時候，女傭人忽然遞給我一張紙條，一看是「小王先生」寫的，他告訴我；他又逃出來了，他不能和「他們」妥協，但這一次不敢來見我，因為他沒有聽我的話。

他在他們那個小團體內住了幾天，就改名換姓地參加廣州市壯丁模範營少年連。

廣州失守的時候，他正從少年連結業出來，但沒有被派出去工作，就匆促的隨大隊西江撤退，八屬指揮部結束，壯丁模範營有的改編，有的解散，少年連的一部份改屬戰區，開到北江來。

我在翁源一個小鎮上，遇到這一隊從戰鬥中生長起來的少年，「小王先生」現在已擢升任爲班長了，他們正跟着一部曾受過特種訓練的政工人員，要開到游擊區去。

「小王先生」變得更加瘦長黧黑了。當我們見面時，他像一個成年人一樣，老練地拉着我的手懇切的說道：

「林×先生；我們差不多快半年沒見面了，我知道你在戰區工作，但我沒有寫信給你，因爲我們太忙了！」

接着，他那樣高興的告訴我，以至不讓我有說一句話的機會；他們在西江馬房蘆包一帶前線工作，曾配合着當地自衛團和敵人騎兵作戰；「只隔一條河，我們伏在河的這面工事內，靜靜的等着；河的那面就是敵人活動的地區，時常有他們的騎兵出現，不

多，只有十個八個，開頭蠻神氣，目空一切，昂頭闊步的到處奔跑。我們一聲不響等他們走近了。槍口齊朝他描準，一聲喊放，百彈齊放，只見得他們紛紛落馬，沒有被打中的回頭就跑，丟那媽！那種狼狽情形看了真叫人好笑。……」

他大聲笑着，露出得意的神氣。

「日本仔也不過如此！」他的結論是從經驗上得來的。

這時他暫時沉默着，用手去抹面上的汗珠。

「你家里的人呢？」我問。

他皺着眉頭說：「我不知道，說不定還在廣州。」

「你不想他們？」

他搖頭：「我已早不想他們了！」

「你們這一次打算到那一帶去？」

「南海，番禺這一帶，歸第X區游擊司令管，我們的工作是民衆組織，訓練，除奸

和對敵偽宣傳。武裝現在已經發下了，我們將要到敵人後方實行武裝宣傳。」

已經到了黃昏時分了，我在鎮上的一家小飯店內請他吃飯，并送他回臨時隊部。

第二天臨走時，他特地走了三里路給我送一把日本軍刀來，他說，這把刀上有同志們的血，也有敵人的血，兩個民族的血在這把刀上交染着。先是敵人用這把刀刺戮我們的一個同志，我們的那個同志，登時便被刺倒了，但這把刀却也在這時落在另一個同志手里，并用它來把那個敵人刺死。他很愛它，但却願意給我做一件貴重的紀念品：「誰知道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沒有！」

三個月後，我奉派赴第X游擊區慰勞，在路上看見了少年隊的許多成績，其中包括了許多大標語，（中日文都有）大壁畫，小型的傳單，漫畫和油印壁報，從民衆口中也得到不少關於他們活動情形的材料。一位派來招待我們的政工人員告訴我：這一支小小的宣傳游擊軍已經發育長大許多了，從人數講，增加了將近一半，都是最優秀的份子，有成千青年聞風而來要求加入，但因為經費的限制不能大規模的擴編。至於隊員們的學習

工作精神都很好，每人每月領的是二等兵薪餉，工作却在十二個鐘頭以上。

「因為他們侵入敵人後方實行武裝宣傳的關係，常常和敵人小股的掃蕩隊進行武裝衝突，」那政工人員接着說。「昨天我們又接到緊急的消息，說有我們一隊人在王塘的山地上和敵人的掃蕩隊發生了遭遇戰，因為對方人多，我們敵不過，正死守在山崗上待援。」

「司令部怎樣處理這件事？」

「昨天晚上已有一營人急行軍開到那兒去解圍了，到現在還沒有消息，不知道怎樣。」我們到司令部去，進行着我們預定的工作：晚上那個政工人員又來，他給我們的報告是：那一隊宣傳游擊軍已被解圍了，不過，却發生了一件極壯烈，極悲慘的事：有兩個隊員受了重傷，突圍的弟兄來不及把他們帶走，於是就臨時把他們安插在山洞內。隊伍剛離開那山崗，敵人就來了，他們在山洞內搜查出這兩個受傷的少年士兵，於是有一小隊日本兵非常得意的圍住他們，準備替這兩個可惡的「支那兵」舉行「火葬」。第一個

隊員被他們從山洞內拖出，放在洞口再澆以電油引火燒了。看見那個少年在火焰中呼號掙扎，這一羣獸兵都很高興，他們鼓着掌并大聲的笑着。當那個不幸的少年戰士被燒得差不多了，於是他們又進洞去想拖第二個。但當他們剛剛要臨近他的身時，一顆手榴彈就在第二個少年與日本兵之間爆炸了。……

第二天我們兼程趕到那個山崗去，敵人已經退走了，我們的部隊也已離開那兒，殉難者的尸骸却還留着不動，被燒死的少年已認不清本來的面目，在山洞內與敵俱亡的少年雖然肢體不全，全體沉浸在血污中，我却還能認出他的本來面目——正是小王先生。

我們回轉司令部，勤務兵正在替我清理行李，發現了有一把軍刀，怕打壞替我拿來掛好。我望着它，想起了那少年壯士的話：

「誰知道我們還有見面的機會沒有！」

我的淚禁不住滴下了。

滄江的水流

小股的河流從無數山谷中流出來，在一片平原上匯成一條碧綠的巨大的水流，這水流，人們叫它做滄江。

滄江的水流靜謐而嫺淑，它通過六個縣界，流過了無數的山谷和村莊，在一個深不見底的狹谷下，悄悄的消失了。

這條水流終年緩緩的流着，從沒有泛濤或乾枯過，由於它，不但使這山嶽地帶的氣候變了，農民們還利用它去灌溉將近十萬畝貧瘠的田地，使這些田地變得很肥沃，年年有着豐收。年年過着豐收日子的農民，生活得倦了，他們想：「這日子太平淡了，應該找點刺激。」於是一個大規模的「刺激」行動，在這江的中南部發生了。

中南部的土地非常肥美，泥土終年發着香味，據傳說：從這土地裏養出來的稻，每

穗有一百二十顆，江中出產着最肥大的鯉魚。

有一個姓陳的大族，擁着將近一萬二千人，在這兒分開東西兩岸住着。住在東岸的是「強房」人，如住在西岸的是「弱房」人，六百年前他們同是一家，很和諳的過着日子，後來人口多了，才分開來住：哥哥那一房人住東岸，西岸的歸弟弟一房人居住。

當這兩兄弟都老了，眼看着兩房人的子弟，常常爲了點小事，——比方說鯉魚的打撈和均分問題，互相起着爭執；女人們站在兩岸對罵，而小孩子便在她們旁邊互甩着石頭，兩個老頭子的心中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憂愁，他們想：當這兩房人的子弟都長大，繁殖了，他們就會用刀槍相見的。他們很憂愁，托着松木拐杖，在肥綠的草地上踱着。哥哥想：找弟弟商量去。弟弟也想：找哥哥商量去。他們從不同的方向，朝同一的目標出發。差不多是同一時的，他們坐在自己的木艇上，在河中心碰頭了。於是他們就順着下流划去，互相訴說着自己的憂愁。

哥哥說：「老二，我爲了這事十分憂愁。」

弟弟也回說：「老大，我簡直連晚上都沒會有過好睡。」憂愁的人沉默着，船順着水慢慢的朝下流流去。

三個鐘頭後，他們重新回轉頭來，而且自己用了自己聰明的腦袋，想出最好的辦法了。

老大感傷的說：「老二，爸媽一生只生了我們兩個。」

老二補充着說：「而且我們從沒吵過一次嘴。」

「但願我們的子弟要這樣和睦才好。」

兩個人各自想着，上岸回家去了。

這兩位憂愁的弟兄，把他們商量好的聰明辦法，立成家法并放在祖祠內，嚴禁這兩房人爭執而訴諸刀槍，但是却准許他們有發洩「尚武」精神的機會，於是他們創造了一種新式武器，用長約一丈三尺的竹竿，把尾端削成鴨嘴形，再在熱鍋上用沙子炒過，使它成爲一把尖利無比的武器。要是這種武器也不能解決彼此之間的糾紛呢？家法上寫道：

「必要時得徵求祖宗的同意而施用小量的刀槍。」

老人們死了，兩房的子弟吃着滞江肥沃的水，長大茁壯起來了！他們還是爲着無休止的小問題起着爭執，用尖頭竹竿互相刺戮，一直到這些問題達到合理的解決。先頭是大家坐着木艇在江中決鬥，後來進步到互相採用突然的攻擊；有時是強對弱，有時是弱對強，他們常常乘人不備夜半渡過江去，在對房方的領地上；摧毀穀物，家畜，果園，擄人，劫掠以至燒燬房子。這樣的日子過得久了，彼此鬥毆便成了大家的習慣。每年當秋稻收割後，必定有一次大規模的擊鬥出現：據傳說，要是沒有這一次的擊鬥，滞江就會乾涸，而一切田畝便因之而得不到水流的灌溉。

五百年來，這兩房人把這種日子很順利的打發過去，習以爲常，父親把他的尖頭竹竿，在他將斷氣的時候交給自己的兒子，并鼓勵他爲族人的光榮，當自己和對方決鬥時手不要發抖。兒子照樣的傳給孫子，再由孫子傳下去，一代代的傳着。光榮的武器沾着光榮的血，而兩房人的仇恨於是也變得更深了！

滄江的水流清澈如鏡，鯉魚大且肥，但他們却都雜有這大姓子弟的血液，有時長久地使這水流變渾濁了。農民們吃了這江中的鯉魚長大，爲鯉魚而起爭執，最後便把自己的血流在這江中，并讓鯉魚吞噬着。……

秋稻剛剛割過，鬼子尷尬的步伐就開始跨進這流域了。但陳家大姓的子弟却照樣的互下着戰書，他們爲滄江的鯉魚決鬥。

「有本事的過江來，強房婊子！」弱房的牧牛童，騎在西岸的榕樹幹上，高聲面對着河辱罵。

強房人也不示弱，他們的牧牛童也從草地上趕回來，同樣的爬在榕樹幹上大聲回罵：

「一定過去，弱房婊子！」

接着他們又互唱着褻污的歌曲，以污辱對方。當夜色使滄江碧綠的流水，變黯澹了，大人便搬來了木柴，堆在岸邊的高地上，燒成火篝，讓兩岸的火舌在河中互相飛

撲。小孩子有計劃的輪着班，守住火箒，成夜的唱着娘污歌曲，并以大聲的呼喊去污辱對方。大人們雖然沒有出面，却躲在樹幹後悄悄的支持，在某些時候，應該唱什麼歌曲，某些時候應該叫罵些什麼難聽的話，都由他們發施號令。

三天日子這樣過去了，叫罵的噪子變啞，而叫罵者也倦了！

「強房婊子，有本領的過江來！」

「不要逃跑，才算真英雄。」

「只有弱房婊子才做這丟面事。」

火藥配好，鐵珠裝在槍筒內，跟着發射過去了。受傷的孩子從樹幹上跌了下來，溫紅的血液從創口湧了出來，滴在河岸的土地上。農民們從樹幹後（他們在那兒等候着，已經好幾天了。）急忙的衝出來，抱住這個垂死的人，蹣跚着跑回村去。他宣稱自己是一個正直的人，正從田裏回轉家來，路過河岸的榕樹下，而這個正直的孩子突然無故的蒙受攻擊，已經受了不治的傷痕。「雖然只是手皮稍為給鐵彈珠碰傷一點點。」接着，他

大聲呼號道：「兄弟，伯叔，姑嫂們：外侮已經到來了！災難就要臨到我們的頭上了。」他的眼中溢着淚，把這個「垂死」的人高高舉起，巡行於每一條同房村莊。在他後面，趨着的是成羣的青年農民和婦女，他們哭號并且用一切惡毒的語言，去咒罵「河對岸」的那些野蠻族人。

他們把村莊掀動着，讓輿情非常憤激，於是才到族長那兒去，請求予這個「垂死」者以援助。「垂死」者被放置在祖宗神位的面前，當族長用發顫的老手，去觸摸他底傷口的時候，大聲的呻吟着，并請求援助，（這都是在事前學好的，差不多已成了一種儀式了。）於是，族長眼中流着淚，跪在祖宗靈位前面。低聲的訴說這事發生的經過，并禱告保庇全族安甯。半個鐘頭後，他用軟弱的脚步走出神堂，并在祠堂外的擁擠的族人前發着鼓勵的演說：

「爲了全族人的光榮，青年人站起來，給我們不幸者以實力的援助。……」
在不斷的呼號聲中，他宣稱：「我們要向對岸下戰書，這侮辱我們已經再不能容忍

了！」他給好鬥者和迷信者以滿足，於是人們紛紛的散了，準備着戰鬥。

第二天清早，青年人都離開田莊集中到祖祠內來，他們由族長領導着跪在祖宗前，用針刺破指頭，讓血滴在一盆清冽水中。最後每個人又用舌頭去把這水舐着，才帶着他的尖頭竹竿，馬槍出發到河岸去。

東西岸的戰鬥就這樣開始了。

當沿江北推進的日本兵，竄進了距離這河流中南部只有九十四里的時候，這大姓還在戰鬥着。河水都變赤了，他們不但拒絕當地政府的請求，派自衛團出來助戰，並且還拒絕我們的軍隊駐防在他們的領地內。不久日本兵推至離這兒只有三十五里的鎮上，他們知道這兒住着一個大姓，有着多量的壯丁和武裝，並且正在戰鬥着，自己對自己戰鬥着。於是，他們便派了兩個代表，一個走到河東，另一個走到河西，但都不讓對方知道。

到河東去的日本代表，對強房的族長說：

「弱房人可惡，非把他們徹底消滅不可，我們是體天行道的軍隊，願幫助大家一臂之力。」

到河西去的日本代表，也用同樣的口氣宣稱：

「這是光榮的戰爭，你們不該退讓，強房人持強橫行，非加以徹底的打擊不可！」爲着表示日本人是真心幫助人家去進行光榮戰鬥的，於是他們便送來了一些武裝。要子彈嗎？沒有問題。要好多就有好多，送來就是了。族長個人的禮物也受到了不少。

不久，兩房的族長又祕密被分別用汽車接到鎮上日本司令部去，回來時有兩大隊日本兵已先開進這兩岸的村莊。他們說：「我們是你們族長請來幫大家攻打對岸敵人的！」這些日本兵開頭還算客氣，只問村民要給養，雞，豬牛還有河中的鯉魚。接着又要他們掛日本旗，組織維持會。最後，要他們報出武裝的數目，還要六十個女人。

兩岸的戰爭，因了這個不意的騷擾，突然停頓了。傳說日本兵就要沒收他們的武裝并在衣裏隨便調戲女人。青年農民沒有得到任何人的允許，就從河岸上退下來，在自

已田地上藏埋着槍械，帶着女人上山去了。他們雖然這樣做了，但並沒有使這些日本兵放棄他們的要求，日本軍官在喝完清甜的酒釀，并開始消化滄江鯉魚的時候，他們就把族長傳來，并拍着桌子對他叫囂：

「皇軍要女人；皇軍沒有女人不能過！」

於是用剩餘的酒潑在這個顫慄的老人的面上，把桌子上一切碗碟都推倒在地下。「沒有女人！沒有女人！不行，我要你的狗命砍你的頭。……」

族長退出來回到自己的家裏，他對着族中的子弟嘆息，并流着淚說：

「我們已遇到了新的災難了：孩子們，我們已遇到六百年來從沒遇到的災難了！」

說着，他哭了！老淚在眼中像兩條河流似的汎濫着。青年們喪氣的低着頭，他們已失去了許多家畜和穀物了，在田裏還發現日本兵追趕女人的事，雖然已經是過了四十年紀的人了。耕牛也越來越少了，日本兵隨便可以跑到農民家裏去「徵發」，而且每隻僅僅吃去四隻腿，剩下來的隨便朝糞坑一丟，讓它去爛去臭。農民們心痛着，新的仇恨和不

安，在他們間生長！

「我們不能這樣下去！」青年們幽怨的，低聲的嘆息，他們并不埋怨這老族長給他們帶來的災害，他們知道他是受騙的。「我們不能老這樣下去啊！」

於是河東的人開始走到河西去，河西的人也走到河東來，他們互相的訴說着心中的不安和悲苦。接着他們流了很多淚，而且跪倒在祖墳靈前哭泣。雜在這些青年中兩房的族長也常悄悄的走到毫山去，禮拜祖墳并祈求早日却除這災難。有一天，他們在路上碰頭了，先頭兩個人互用仇恨的眼睛對望着，走了好長的一段路後，兩個人的心也慢慢的靜下去。強房的族長突然用猶豫的態度站住足，向弱房族長招呼并低聲的說道：

「弟弟。……」

弱房族長吃驚的抬起頭，并遲疑的站住，他有點懷疑他的耳朵，這是可能嗎？強悍的仇人先向自己低下頭。

「弟弟，我們講和吧。……」

弱房族長感動的嗚咽着：

「哥哥，我們老早就該和了。」

於是兩個人都沉默着，繼續朝祖墳那兒走去。在他們心中互相的鈎消了六百年來傳統的仇恨。

在祖墳前禮拜的時候，這兩兄弟抱頭哭着，他們用拳頭敲打着自已，并懺悔不該引虎入穴。現在老虎已經進來了，并且開始傷害了家畜和人。

「這些野蠻人已經吃光我們全族人的血汗了。」弟弟抱着拐杖坐在祖墳前訴苦道。

「我們那兒有一個十六歲的姑娘還被追趕過。」當哥哥的也很不安。接着他們都深深嘆息起來。

當他們離開祖墳要回轉家去，在田野上却遇到了一小隊日本兵正在草地上追趕着一羣耕牛，有兩個拖住一個十四歲的牧牛女孩，望榕樹下走去。

「弟弟，這日子我們不能過了。」當哥哥的說：

「我也這樣想。……」弟弟把頭低下去，他不敢去看現在他面前的這許多情境。

回轉家去後，這兩位善良的老年人都失眠了，他們想擺脫這災難，但是沒有一個想得通。幾千個青年也在想着，但是他們却想通了，於是他們便彼此間悄悄的傳着把希望幻想成事實。「你知道沒有，」「是不是我們就要用武力把鬼子趕出去？」

「唔，當心給人聽到，這不是玩的。」

「喂，什麼時候動手？」

「就快了！」

「等到什麼時候，我真耐不住了，你看那兒又是個姑娘喘着氣跑過來了。」

「暫時忍耐一下，就快了！」

這傳聞從一個人的心傳進另一個人的心，從一個村莊傳到另一個村莊。終於大家都以為是事實了，有人悄悄的去「插血」，也有人重新挖出埋好的槍械。最後有幾個青年衝進族長的家去，要求他離開，并交出族旗，因為他們已在祖祠內「插血」，準備起義了。

老人的手披着，他說：「青年人，這把火不是好玩的。」

青年回答說：「我們不能忍受！」

老人沉默着，他覺得自己更加蒼老了。他是一個罪人，沒能力趕走這些鬼子，却替大家招來這許多災害，於是他走進後堂去，長久長久的不出來。當這些青年走進後堂去探望時，只見他抱着那把族旂跪倒在自己神堂前，而人已經冰冷了。

第二天深夜，兩岸的火篝火又在河中互相飛撲了。青年農民帶着他們的尖頭竹竿和馬槍，不約而同的同時撲進日本兵營去，在他們後面招展着那把黑色族旂。

這事發生後，就有一個青年，據說逼族長交出族旂的那些青年就是由他率領去的，代表着這一族人，走了一百多里山路，來向我們請求援助。這時他們已經和日本人沿着河岸戰鬥了將近二十五天：「彈藥很缺乏，我們現在只能用尖頭竹竿和他們撲鬥。」

當天午後，我們就派了一團兵朝河岸推進。剛剛開到，這些農民已先支持不住退出河岸，敵人正緊跟在後面追擊，想一鼓把這一強悍的族人消滅。在路上，我們遇到潰下

來的農民隊伍，他們已疲憊不堪了，見了我們自己隊伍開到又重新振作起來，自動替我們帶路，分兩路包抄敵人的左右側，敵人想不到我們會給他們攔腰一擊，於是狼狽不堪的潰下來了，兩岸便在這時被我們完全收復。

當我們的部隊開進這個破碎的鄉村，沿途都能看見農民的尸骸，燒燬的房子和許多敵人來不及搬走的贓物。我們剛紮好營盤，農民已經陸續的回轉去，帶着他們的尖頭竹竿，衣服破爛，面孔憔悴，大部份因給養不足或接濟困難，而飢餓着。大家默默的集中在河岸的草坪上，等待我們的編遣。不久婦女和老人也回來了，她們親眼看見自己的田地荒蕪，房屋變成廢墟了，而青年人的尸體到處橫陳着，却沒有一個流淚或號哭，大家默默的集中在河岸的大榕樹下，又點點的望着滄江的流水。

「田地已經荒了，房子又被燒燬，你們以後將怎麼辦呢？」我在這羣飢餓的人羣中，拉到一個老人問。

「我們很快就會在這片火燒場上建起房子，并重新耕地。」他毫不猶豫的回答，好

像已很習慣這種生活似的。

當我沿着河岸走向司令部時，有一羣赤膊的年青人，正在水中摸着鯉魚，另外有三十人左右正在砍伐河岸的樹幹，準備重建茅房子。「這江裏的鯉魚不久又會把這些飢餓的農民養肥了！」我肯定的想着。

八，十三。

一個戰時工作隊的生活雜記

青年

當廣州陷在有史以來僅能看到的，混亂狀態下的時候，有將近六十個青年，出自各種不同階級，來自各種不同角落，拋開父母，家園，背着包袱，扶着拐杖，僅爲着接受一個戰鬪的號召，在這繁囂的南方城市集中了。

他們彼此之間像兄弟姊妹一樣，融洽的生活着。

我被派去訪問他們，并和大家作着簡短的談話。

「你們生活得還滿意？」我問。

「爲什麼不呢？」他們同聲的回答。

「不覺得某些地方很不方便？」

「既然是非常時期，大家馬虎點過活是應該的。」

「大家在未到這兒以前都認識的？」

「不！這還是我們第一次見面。」

「什麼力量把你們吸引在一起呢？」

「民族的意志。……」

他們被安置的去處，是一所潮濕而又簡陋的平屋，沒有傢具，缺乏日常的衛生設備，每個人只發一張草蓆子，按着集團人數分配，在那極可憐的一小塊地面上生活着。夜間他們一起擠在小蓆子上休息，一清早便自動的爬起來，整好內務，拿起歌本台詞，走到小院落外，互相背着面孔，配合各種動作，練着歌喉并朗誦起台辭。

「真氣死人，」一個在頭上結着兩條小辮子的十六歲姑娘，憤氣的告訴我：「我的嗓子老練不好。」

她這時正在練太行山上第二部。

她的聲調像鴨子。

我告訴她：她的嗓子有病。

「人家說可以練好的。」她不服的說：「我決心把它練好。」

以後我幾次去看她，聲音依然還和鴨子一樣的叫聲。但是，她從沒失望過，我每天照例的到他們那邊去上政治課，看見她一個人照例靜悄悄地站在木棉樹下，靠着背，兩手捧着歌本，引吭高唱。

「好了一點吧？」我說，常常是突然的出現在她面前。

「還是差不多。」

她失望的垂下眉毛，輕輕的咬住嘴唇。

「但是我不失望，」她接着說：「指導員告訴我們，應該拿面孔去對着一切困難，不要失望。」

於是她重新恢復着原來的姿勢，勇氣十足地，鴨子一樣的叫囂着。在她眼前，我想，永遠照耀着光明。

大家叫他麻子的，是一個青年農民。這時，他正充當着一個三幕劇中地主的角色。他不時用氣忿忿的聲調，橫豎着眉毛，揮着兩隻握緊的拳頭，把台本放在袋子內，面對着廁坑的木壁，滿頭大汗的表演着，背着台詞，但是他的記性太壞了，常常忘記，有時把整段重要的對白漏掉了，當他發覺下面已經接不下去了，他便瞪着眼，張開握緊拳頭的手，表示絕望的樣子，嘆着氣，並且重新從他身上拿出台本翻看。當他翻到被漏掉的，是自己最熟識，最容易記憶的一段時，他就氣憤的，狠力的把它摔在地下，吐着口水，而且詛咒着。接着他想，也許是自己錯了，自己記性不好，怪誰？於是他重新低下身去，把台本檢起來，而且重複着原先的動作。

「你對你的新工作感到了興趣？」我笑着問，把手搭在他肩上。

「爲什麼不呢。」接着他嘆息了。但是這個却很難。我的記憶不好，又常常喜歡忘

記。」

我第二次看見他時，看見他還在重複着第一天的台辭和動作，他顯得比第一天更疲乏了。第三次在老地方沒有見到他，却在救亡室里看見，這時他正滿面通紅的擠在歌詠隊里學唱歌。我站在那兒聽，不到十分鐘他已唱錯了十二個調子，而且常常用一種叫人發抖的，錯誤的高音逗人發笑。

「我改學唱歌了。」他挾着油印歌譜隨大家從救亡室里走出來，與奮得什麼似的抓着我的手，大聲的說：「我沒有那樣本領，我唱不得戲。」

「你有本領唱歌嗎？」我想起他那個叫人發抖的，錯誤的高音。

「我不知道，這撈什子也還是第一次學的。」他紅着大麻面走到宿舍里去，隨着，我又聽見他那錯誤的高音。當我要離開那兒時，無意中又在厨房里遇到他了。這時他正一個人孤獨地坐在一隻竹製的矮凳上，把頭埋在手掌中，一動也不動的。在他腳旁，放着那張撕得粉碎的油印歌譜。

「喂，麻子，」我搖着他的肩膀。「你怎樣了？」

他抬起頭來，是一副灰暗的，絕望的面孔，眼中含着清淚。

「我不行，」他嗚咽着說：「我要回家種田去了。」

「傻子，急什麼！本領是慢慢學得來的。」

「我學，他們也用心教，但我不會。」

他沒有說下去，他的淚水滴下了。

我伴着他坐着，好久好久地我想不出更多的話，來安慰這個不幸的人了。……

戀 愛

你們也許要感覺得奇怪，一對小孩子戀愛了。男的只十七歲，女的也只有十六歲；但是，他們却正在互相戀愛着。表面上誰都不肯承認，裝得很正經。

「我們年紀還小，有許許多多的事，在等我們去做去學，爲什麼我們要把精力花費

在這些不必要的事情上哩。」女的說，用一個中年婦女的口氣。

男的也和有所成長的青年一樣，裝出很懂事的樣子說：

「民族已到生死關頭，我們是革命的工作者，除了流血捐軀，還應該談什麼男女戀愛嗎？」他對一切在戀愛中的男女，表示嚴酷的不滿。

但是，他們還是一樣互相愛戀。……

當敵人突破了外圍的防禦線，把恐怖和災害帶到這個溫軟的南方城市後，機關撤退，人民逃難，軍隊隨着也潰退。而這城市使這樣無聲息的陷落了。戰工隊同志們吞着辛酸的淚，背起包袱，提起沈重的脚步，在烽火中走出沉寂的街市；他們到廣三路去，到西江去，不知疲乏，也忘記了饑餓，用力的死勁的走，不久便到了四會。他們被編散了，散佈到各鄉村去，在那兒工作，生活和學習。這一對悄悄愛着的祕密情人，就在這時被拆開了，男的編進東村隊，女的編進西村隊，兩村隔離了六十里，小情人不敢通信，他們曾反對過戀愛，怕信落在人家手里，惹人譏笑，於是便互相默默的放在心里思

戀。

「暗澹的生活啊？」女的開始怠着工，并且脫離了羣衆，一個人躲在黃昏的田野中，躑躅着寂寞的步伐。「這樣就叫做戰鬥嗎？……」

村中不時傳來笑，喊，和歌聲。那是同志們在工作中，從羣衆心中逗引出來的。

「我討厭這種聲音，」她低聲的告訴自己：「這兒一切都是寂寞的。」

月亮昇上來了。

「我簡直過得厭了，」她嘆息着，坐在榕樹下的草地上。兩手支着頭，凝視着天上的月亮。「沒有光也沒有熱。……」

「不！」她突然的站起來，用手抓住自己的頭髮。「過不下去，我要走，走，走到他那兒去。……」

於是她像被一種什麼看不見的力量吸着，胡里胡塗的朝她意境中的地方走去。她走得很匆惶，匆惶得像一個私奔小女，在她出走的一剎間突然被人發現，且開始來追了，

因此她很快的走着，就不時禁不住要回頭四望。她早就看好的，知道那兒有一條路，那麼寬坦的路，一直通到東村，通到那住着不幸的人的地方。

她勇猛得像一個武士，用她纖細的足踝，走過田野，山坳，和碎石小道，沒停歇的，毫不厭乏的走着。當曉鷄唱鳴時，當天色發出了朦朧的白光時，她到達了，她歡笑了。

她用陌生者的眼睛，找到一所破廟宇，擾醒她年青戀人的鼾睡，並且投在他溫柔的懷抱中。

「不幸的人啊！」她哭着，淚水那麼大的滴下。「我來了！」

小隊長被吵醒了，他吃驚的望着這對年青的擁抱者。只一分鐘，他什麼都明白了，但他重新閉下眼睛，他不願使他們知道他是醒着的。……

「當你們都醒轉來時，他們還一樣的彼此擁抱着嗎？」我聽到這兒禁不住要插進口問了。

「她在他懷中緊緊的摟抱住睡着了，似怕會給人搶去似的。可憐的孩子，她太疲乏了。」講述者說，露出同情而又嚴肅的神氣。

「你們沒有馬上把她送走？」

「不！對這件事的處理，我們認為不應過於簡單，同志們太自由自在了，我們要抓住這個機會給他們一點教育。……」

「那麼你們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用什麼方法嗎？我們一面把她留下，一面把這情形通知西村同志，他們也允許她暫時留在東村工作。接着我們又決定在第三天全體工作會議上，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批判。」

「他們接受了大家的意見沒有？」

「沒有！」

那一對小情人，沒有等會議開完就極難堪的，匆促的離開會場，同志們事先知道他

們會受不了的，同時大家又不願叫他們太難堪，也就沒有人去阻止他們了。先頭還有人看見他們在田野間互相抱着對哭。女的說：

「殺死我吧！」

男的也哽咽着：

「一切就要過去了，我們會想到辦法的。」

之後，他們便不見了，好像一陣炎夏的暴雨。

等到這事發覺後，同志們都認為事態嚴重，便連夜分配到各處去搜尋，但是沒有一個見到他們的蹤跡，大半的人都斷定他們自殺了。

「真的自殺嗎？」我差不多不耐煩了。

「不！」講述者堅決地搖着頭。

一星期過去了，這是一個難耐的，不安的星期。有一天，說來奇怪，這一對年青情人，忽然自動的不聲不響的走回來了。他們的衣服破爛，疲憊不堪，一進門就跪在總理

像前，兩眼流着淚。

「同志們，」他們嗚咽着說：「我們做錯了，我們想過，我們完全做錯了。給我們伸出手來，給我們幫助吧！」

「我們從房間里應聲衝出去，差不多是全體，」講述者說，「都一致的伸出手去，給他們緊緊拉着，等到大家都注意到他們那樣憔悴的面孔時，大家禁不住也哭了。」

這事發生後的一個月，我到四會去視察，一百二十三戰工隊長替我介紹了兩個工作突擊隊員，便是他們兩個。

別離

我得了通知說，一二三隊已經到達韶關了，我便從政治部動身去看他們。年紀大的同志已經辦完手續，要進第十二集團軍的補訓班受訓，年紀小的同志，因為上頭來了命令，要把他們送去進學校。

「爲什麼？」小同志（最大的只有十三歲）聽了消息後，便成羣的跑到辦事處的長官那兒去質問。

「因爲你們年紀小。」長官微笑着答。

「年紀小就不能救國嗎？我們不去讀書，我們也要受訓。」小嘴巴堵着，露出了氣憤的神氣。

「受訓是很苦的，你們受得住嗎？」

「苦？我們不怕。退出廣州走了三千五百里，我們都不怕，怕什麼受訓。」

「走路是另一回事。」長官想了一會，又問道：「槍，你們扛得動嗎？」

小同志們被難住了，槍扛得動嗎？他們張着吃驚的小眼睛，互相對望着。

「槍扛不動，怎麼能夠受訓哩，還是讀書去吧。」

小同志們沒有話說了，他們只好絕望的退出辦公廳，辛酸的淚在嫩潤的面頰上流

着。

「哭什麼，小鬼。」十二歲的罵着七歲大的那個；「也不是死了爸爸。」九歲大的女孩子可有自己的新主意，她不哭，她說：

「怕什麼，等他們要把我們送走，我們就逃走。」

「逃到那兒去？」

「逃去找大同志，向長官要求受訓。」

「錢呢？活活餓死你。」

「不怕！到沒辦法時我們就學叫化子，沿途乞討。」

松花江上的歌聲，響得十分利害。

有人打了架，也有人躲在被窩里哭泣，這種事情實在太棘手了。

我到達他們隊部時，大家正在亂糟糟不知怎麼辦好。大隊長正在和大家商量，要少年隊女指導員去做一番說服工作，他相信這一定會有成效；但她不願意去，她說她也不忍離開這批小弟兄。於是乎大家又不得不先對她來一番說服工作了。

「這是你的責任，不容推托的，同志。」大隊長理直氣壯的叫。「這不是你和我的事情，這是國家的百年大計。」

「你們覺得非我去不可？」她說，悲哀地。

「是的，一定要你去！」

「那麼，」她說，淚水從眼中漱漱的滴下。「我去就是了，但是你們會後悔的。」說着，她回轉身就走。我給好奇心打動了，也在她後面跟着。

這個少年女指導員，年紀還只有十八歲，但却已成爲這一隊少年共同的母親。他們不願離開她，不讓她和任何男人在一起，不久以前有一個男同志對她表示愛，她也有點愛他，但給這十幾個少年知道了，他們便一起去要求她不要那樣做，她不應當專愛一個人，應當愛大家。經過這一次要求後，她深深的受着感動，她把伸出一半的手縮回來，她拒絕了那個男同志的愛了。她對這些小弟兄們有特別的力量，她的話他們把它當作經典一樣的信奉，她也把他們當生命一樣的寶惜，她的愛情，她的幸福，就都寄在他們身

上。

當我們走進這個混亂的宿舍的時候，也許因為出現得太突然了，都叫大家吃了一驚，一切的聲音登時都沉寂下去，於是這位年青的小「母親」，就在這樣和諧而又嚴肅的氣氛中，開始她的政治工作，她裝着和她的年紀絕不相稱的態度，親熱的說道：

「各位小同志，」她停了一會，看着每一個人的面孔。「你們這樣鬧，叫，哭，……連自己也不感到一點慚愧嗎？六個月來你們學到的東西，到那兒去了？」全宿舍聲音靜得像死的一樣。「我問你們，你們所學的東西到那兒去了！大家知道我們的父母兄弟爲什麼被日本人殺死，爲什麼變成沒家可歸？爲什麼我們要來參加工作？爲了替自己報仇！替同胞報仇！替國家報仇！爲了救家，救國，這樣多的大事，像你們這樣小小的年紀，這樣貧乏的知識做得來嗎？」

有人低聲的答說：「做不來。……」

「做不來應該怎樣？」

「應該知道更多的東西。」

「怎樣才能知道更多的東西？只有進學校去。但是小同志們聽了這個消息都反對了，都不願意去。這是爲什麼呢？爲了害你們自己，爲了害國家少一批有才幹有本領的人？同志們你們知道自己做錯了嗎？」

「我們知道。」聲音還是那樣低低的。

「錯了應該怎樣？」

「應該改。」

「怎樣改？」

「……」

「個個都進學校去！贊成的請站起來。」

十三個人沒有猶豫的齊站起來。

這就是她解決這個問題的全部過程，費不上十分鐘時間，也沒有嗚咽和眼淚。但

是，她都不因爲事情解決得那樣順利而感奮，相反的從她的眼里射出的光是哀愁的光，從她口中說出的話，是哀愁而且抖索着的。一種母愛，一種別離的情緒，正在她心中交鬥着，壓住她，使她悶窒了。

再會吧，在前線上的歌聲，在門外突然的齊響起來，埋伏在門外的大同志都攢進房來。他們是來歡送這一羣在戰線上共患難了五六月的小同志。

「把包袱背起來。」女指導員命令說，但聲調却帶着嗚咽的。「汽車已在門外等着了。」

十三個人沒有一個說話，眼中噙着淚，整齊的俯下身去，背上包袱，在掌聲和歌聲中，踏着整齊的步伐，魚貫的走出曠場。在那兒，他們和每一個同志拉手，把小小的身體和行李一同帶上汽車，但是他們却沒有找到「小母親」。她這時正把自己關在房中，哭着，把自己所能看見的東西隨地亂丟。等汽笛聲叫着，十三個暫時失了「母親」小弟兄悲哽的呼喊：「同志們，在前線再見！」在塵霧中，在黃昏前的斜陽消失了，她才想到應

該去看看他們，雖然僅僅是一分鐘，極短促的一剎那。於是，她便打開門并且跑出廣場來，但是她來遲了，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有被揚起的灰塵，還沒有散清。：

曲江河畔

我沿着江邊走。

是一個深冬的，南方的月夜。

幾天前此地曾經下過幾次雨，江裏的水漲了，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悄悄的流着，沒有一點聲息。

江中築有浮橋，貫穿着江的兩岸，一邊是村野，一邊是鬧市。敵機的空襲毀了這個城市的大半，以後每一次警報來了，驚慌的市民不再傻在這恐怖的地區，他們像流水般的渡過浮橋，消失在田野和岩洞中，村野變熱鬧了。

夜風帶來了江面貨艇的吱唔聲，也帶來了江岸古榕枝頭的低語。

我在靜默中走着。在月光下隱蔽着的四周，這時對於我是太關大了。

江岸上有一家火柴工場的舊址，抗戰前這工場會日夜地吐納着五百多男女工人：抗戰後却突然變得死一樣的沉寂了。炸彈的威脅把場主嚇跑了，他丟了他底機器和少許囤積着的材料，退到昆明去，那兒有他底小花園和私人的別墅。

工場沉默着，沒有人聽見裏面發出任何聲音，直到了兩個月前這沉默才被打破。方大的窗上重新透出了耀眼的燈光，同時也從門縫裏透出了雄亮的歌聲。一羣青年男女住在這兒，他們是從武漢退下來的，他們到了這兒的第二天，疲乏還沒完全消失，就在街頭用雄亮的歌聲，去向成千成萬的同胞，訴說了民族的憤恨和哀愁。人們被感動了，他們開始也以不勻整的歌喉，哼着一切時行的進行曲，無日無夜地，這歌聲飛盪在街頭，田野和工場的上空。

「那歌聲，」老者用他蒼老的感傷嘆息着。「使我們年青了！」

年青人時常自動地在街頭組着大合唱，淚痕滿面的，高舉着拳頭，悲憤的吼着：

「我不忘記，我那可愛的故鄉，我不忘記，故鄉三千萬的奴隸……」

這時，我在工場外面站着，那歌聲把我吸住了。

一個細小的影子正緩緩的從另一面走來，當我剛覺察到而它已站立在我面前了。我看着他底面孔，我認識他，他是這羣青年男女中的一個。他靜肅的告訴我：

「我們正在準備着明天的春節歌詠大會！」

他沒有說第二句話，就在燈光下匆促地消失了！

歌聲沒休止的盪動着，然而，我覺得我應該走了。

四周很靜寂，沒有過路的行人，除了那越變越細微的歌聲外，再也聽不到別的聲音了。

我繼續朝前走，看着江面，漁火熄滅了！但是在淺水灘那一邊，却照舊是燈火輝煌。這兒，據說自有這條江以來，就有它特殊的地位了。幾乎是全江所有最好的畫艇，都集中在這兒，整齊地排列着。顯貴的過客，就利用它作為他們臨時溫軟的宿營地。

從艇中投射出來的燈光和盃蓋交錯的音響，在江面上交織着。

我走着將近橋邊了。當我來得及提醒自己的時候我相信自己已被一個暗影悄悄的跟上了。在這兒，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太平常了，然而，我發覺了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影子。

「先生。……」影子哆嗦着說。

我沒有去理會。

「我們從前也是好人家，從廣州逃難來的。」

這聲音顯得太柔弱了，然而充滿了那麼多人間的慘愁。

「我們也曾和所有驕傲的人一樣驕傲過，但是敵人把我們毀滅了，使我們家破人亡，使我們飢餓。……」

聲音變得十分抑揚，但却是絕望的。

「我有老母，也有小孩子，她們都是飢餓的。……」

「你要我怎樣？」我忍受不住了，同情心使我感到創痛。

「到那兒，」她說，指着一隻畫艇，在艇上有許多本地人操着一切醜業。「你會幫助

我底一切！」

「不！」我說，好像受了侮辱似的。「我不能這樣幫助一個人，」我把步伐放快，我跨過了橋的那一邊。

她底脚步羞怯地止住了，接着我聽見一聲冗長而又絕望的感嘆聲。

當我回轉來，我又在橋頭碰見她，一個襤褸的老婦人站在一個小角落，遠遠的向她擄着嘴，擺手勢；然而，她沒敢再跟上來。我在她面前走過；在她那個沒有表情的面上，我看見了一縷，絕望而又陰冷的光。

畫艇盪盪交錯聲已經停止了，一陣哄然的笑聲代替了它：

「呵鳳何必這樣煞風景呢，將就一下吧。……」

呵鳳也許被「將就了」一下了，無恥的哄笑聲，把廣闊的大地震撼着。

在工場內，歌聲還在泛濫着，好像永無休止似的……

夜雖然深了，但是不平靜的。

二，二四。

卡爾曼在曲江

在微雨中，我由離城五里外的宿營地趕進城去，參加中蘇文化協會廣東分會，藝術座談會，廣東戰時教育座談會等團體所共同發起的，「歡迎蘇聯友人卡爾曼先生大會」。

卡爾曼先生到曲江來，已經有好幾天了，他是蘇聯國營電影製片廠的攝影師，同時又是莫斯科消息報的駐華記者。他這次帶着那副小小的鏡頭到廣東來，將在最短時間內趕赴前線，把許多悲壯的事實製成畫面，帶回去告訴全蘇聯的勞動人民，告訴全世界和平正義的人士；中華民族是怎樣在不掘不撓的爲自己的生存而戰鬥着；成千成萬的年青的中華男女，是怎樣英勇的爲他們祖國的自由，獨立，幸福而流下最後一滴血。

這時正是春節的第三天，在那條因敵人空襲而憔悴了的馬路上，現出了異樣的蕭條，店舖關閉了，來往的人們非常地少。我們朝着目的地行進，在冷清的街上，僅能看

到一些結着三三兩兩小隊伍的青年，他們說：「我們去歡迎卡爾曼先生！」

會場是女子小學內，一間相當寬敞的禮堂上，這時已經佈置好了，蘇聯國旗和我們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交叉，列甯史太林的像片和總理，蔣委員長的像片同時並列，它象徵着中蘇兩大民族友誼的親密合作。

赴會的人非常踴躍，離開會尚有一個鐘頭，但是會場上已經被擁塞着了，他們中有軍人，公務員，學生，文化工作者，小商人和救亡工作者。包括着司令長官部，戰區政治部，省府，省黨部，中蘇文化協會廣東分會，軍委會政治部演劇第一隊，動委會等部份工作同志，和各民衆團體，各戰時工作團隊代表。他們靜默的圍坐在那長方的檯邊，焦急地等待着。

將近七點三十分的時候，卡爾曼先生來了，在風暴一樣的掌聲中，他踏進了會場，頻頻的向歡迎者點頭。掌聲長久地響着，歷五分鐘之久才慢慢低弱下去，而將於完全停止了，主席中蘇文化協會廣東分會代表鍾天心先生宣佈開會，他很簡要的把卡爾曼先生

介紹給歡迎者。之後，年青的卡爾曼先生站起來了。

他是個年紀不大身材很瘦削的人，羞怯地向大家看了一眼，又低下，接着就用他那不甚高，然而很有力的語調，向歡迎者致熱烈的，崇高的解放敬禮。於是演講開始了。

他說：「中國這次的抗戰，蘇聯人民有無限感觸，因為從前的蘇聯也正和今日中國一樣。在蘇聯，每逢有什麼紀念日到來，就有許多慶祝中國勝利和慶祝友邦得到自由解放的標語在街上出現。蘇聯人民，每天看報必先看關於中國抗戰情形的電訊。在每一個工廠，每一個學校，每一集體農場，每一個家庭，都掛有中國地圖，他們注視着每一天的戰況。」

卡爾曼先生接着說出了他最使人感動的一個回憶：

「在莫斯科的一個藝術展覽會上，我曾看到一幅出自兒童手中，描寫中日戰爭情形的畫，這說明了什麼？連兒童也注意中國的抗戰。當武漢中國空軍擊下日本飛機二十一架的消息傳到蘇聯的時候，各工廠，各學校，各機關，商舖都震動起來了，他們拿它來

作爲談話的材料。」

他的話不斷地博得歡迎者震耳的掌聲，他稍爲停着，等掌聲平息下去了，於是又接着說下：

「當蘇聯在大革命的時候，人民都得不到穿和吃的，有成千成萬的人死在飢餓中，死在炮火下，甚至連婦女兒童也不能逃開這命運。但是我們堅決奮鬥下去，而終於得到勝利；現在的中國，也正和從前的蘇聯一樣，但我相信也一定能得到同一的勝利和解放。」

接着他又說到西班牙戰爭。關於西班牙戰爭，他說當他剛到那兒兩個星期，就看見法西斯蒂和人民鬥爭的情形，繼續下去約有一年，他也看見他們不停在鬥爭中。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法西斯軍隊進軍瑪德里，事前瑪德里政府軍守備司令米亞哈將軍會接到他們的電話，說明天要到瑪德里來喝咖啡。可是到今天咖啡也冷了，已經過了二年多了，他們還不能進瑪德里。

一陣哄然的笑聲和鼓掌聲把他們的話打斷了。卡爾曼把頭垂下注視着檯上，過了一會他重新抬起頭來。

「西班牙民衆動員得很好。」他說：「連婦女幼童都動員起來，這當中曾經有個別志願兵組織成義勇軍在馬德里守城門，他們要把自己的血流在馬德里土地上，爲馬德里人民爭生存，結果叛軍被從馬德里打退了。法西斯軍隊由城牆掉下之後，感到不能把馬德里佔領了，於是就用轟炸和毒氣向馬德里人民進攻。由此以後，每天都有三發動機的法西斯轟炸機十八至二十架來投彈，法西斯軍隊聲明要破壞馬德里，消滅西班牙文化。他們說這種文化是紅色文化，政府是紅色軍隊。我曾親眼看見許多文化機關被轟炸，但是西班牙的文化工作者，也以最大的努力和法西斯飛機奮鬥着，有許多非文化人，非知識份子，商人，工人，戰鬥員，爲要保衛西班牙文化，曾從火車上跳下去保衛他們的文化機關，圖書館，美術院。這些人，就是法西斯叫他們做匪徒，同時也投彈要把他們消滅的。」

卡爾曼先生的話帶了詩意，和很深刻的諷刺，從他簡單的描寫中，深深地把歡迎者感動了。爲了回答大家的請求，他說：

「關於蘇聯文化問題，統統讓我來回答，怕今晚覺也睡不成功，飯也吃不成，我不知道怎樣說，也不知道從何說起。」接着他請求大家給他指出一個問題。他坐下了，等大家向他提出問題。

藝術座談會代表何家槐，從主席台後一角站立起來，他希望卡爾曼先生講點關於蘇聯的戲劇音樂和電影問題。

卡爾曼先生謙虛地站起來，說：「試一試看！」接下他聲明他準備講四十分鐘。可是還沒有到四十分鐘，他就把這個問題完滿的解答了。接着是司令長官部代表左洪濤，戰區政治部代表尙仲衣，廣東省黨部書記長余森文相繼演講。

本來各團代表曾預先準備好了不少節目，等演講一結束，各種抗戰歌聲就隨着在這寬敞的禮堂上飄揚着，卡爾曼先生感動地向每一個人投着興奮的眼光，爲了報答大家的

盛意，他也用俄文唱了祖國進行曲和青年航空員兩支歌。最後在義勇軍進行曲大合唱中，在「中蘇友邦萬歲」！「蘇聯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口號聲中，主席宣佈散會。

時候已經不早了，夜風從江中迎面吹來，但是每一個人的心是溫熱的，兩個民族間偉人的友誼和熱愛把人們深深地感動了。

「只有使中蘇兩大民族更親密合作，才能取得世界的自由和平！」我想起了他講的一句話，走向郊外宿營地去。

二月二十二日曲江



大地社編

正當一切都艱難的日子，我們以無限的歡喜把這部小小的叢刊，開始送到讀者的面前。

我們感覺到這幾年來文藝工作中創作活動的收穫，跟隨戰爭的發展和持久，在逐漸的顯示了從來未有的豐富和堅實。它們產生于戰爭的血火之中，作為精強的武器而參加了戰爭；同時也實在是承繼了過去文學革命的最優良的傳統，而走向新的國民文學建設的道路上去的。

我們不敢抱負過大的企圖，只希望由這個叢刊，能夠幫助那些在物質條件嚴厲限制下，數量較小，篇幅較狹的文藝刊物，多多盡一部分記載和傳布的責任，更益擴大和持久文藝戰鬥的大眾的影響，在國民文學的紀念碑的建築工程上，鋪設一些所需要的磚石。

參加叢刊的作家，並不限定于既成的資格，更不限定于文學上的某種集團或流派，所有共同的一點，他們都不是書齋裏的冥想家，或咖啡館裏的觀賞派，而是切實實的踐立在今天，大地的血腥泥土之上，為着祖國和全人類的未來而作着鬥爭的兵士。因之，編選在這裏的作品，也許不能一定像我們所理想的謹嚴，我們是用着戰鬥性和藝術性的統一，當作自己的目標的。

這個叢刊希望以各方面的熱烈的聲援，能夠無限制的繼續編印，第一次的計劃為二十冊。現在把已經編定、付印、出版的目錄刊布如下：

東戰場別動隊	賈濱基	中篇	粵北散記	司馬文森	報告
子午線	田濤	中篇	仇恨的生長	王西彥	短篇
火場	黑丁	短篇	在戰鬥中	曾克	中篇
小母親	S Y	中篇	兩個逃兵	艾蕪	短篇
民主與現實	巴人	論文	詩放談	錫金	詩論
紅燈籠故事	姚雪垠	短篇	桐柏山頭的烽火	戚克家	詩集
第一階段	吳奚如	長篇	南懷花	碧野	長篇
火焰下	荊有麟	報告	炸燬	寒波	短篇
覆巢之下	歐陽凡海	短篇	餘續印		

Chu Shao-kang

構
十
光
華
書
店

1941. 12. 10

6

5. 52-

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每册實價八角五分
外埠再加運費

粵北散記

◁ 版權所有 ▷

著者

司馬文森

主編者

大地社

發行人

周星衢

總經售

大路出版公司

昆明辦事處

武成路三八七號

香港辦事處

文咸東街十八號

南洋辦事處

新加坡 檳城

吉隆坡 吧城

特約經售 金華

建國圖書公司

8-2
176-270

C

~~2000-2001~~

10-11

176-270